

春秋

廿三廿六

特別
412
16
47



門 4 12
16
17

熨
多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三

成公二

丙簡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

成十四把桓五十二宋共四秦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
荆楚之大夫不可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
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
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亡於禮者之禮
至自會也

附錄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
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馬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
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魯諸侯也魯天子之禮雖欲尊
非禮明矣劉氏曰魯文也而學諸侯也魯天子之禮雖欲尊
其祖魯公之廟也而學諸侯也魯天子之禮雖欲尊
之曰魯公之廟也而學諸侯也魯天子之禮雖欲尊
陳氏曰固矣夫武公其以魯為也魯天子之禮雖欲尊
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宣於世庶非由作也
宮積世已不可遷之禮得公立武昭於世庶非由作也
也張氏曰觀春秋之禮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昭於世庶非由作也
宮之言立與煬宮論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廟制則武昭於世庶非由作也
學也汪氏曰俗儒之論明矣其制故書春秋以聖制而明堂位
因明堂之位遂以武宮為世室則魯公之廟也荀謂之
廟則皆繫謚也武宮不稱奚待桓宮魯公之廟也荀謂之
世室則皆繫謚也武宮不稱奚待桓宮魯公之廟也荀謂之
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奚待桓宮魯公之廟也荀謂之
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廟也荀謂之

取郭

世而桓宮則哀公之煬宮是知武宮之廟也荀謂之
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是知武宮之廟也荀謂之
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武宮之廟也荀謂之
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魯
成公之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
頃公之世而中穆子猷而于宮昭之十七年當晉
公之廟至頃公皆已不特魯矣廬陵李氏曰春秋
侯之廟親盡不毀者已不特魯矣廬陵李氏曰春秋
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
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
堂漢儒習見魯之廟文世室也武宮同以非禮也胡氏所
蓋魯公廟為世室百世猶存是魯五廟之左氏云季武
桓宮也禮之壞至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左氏云季武
廟也禮之壞至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左氏云季武
子以鞏之功立武宮傳之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
所立者非也若以鞏戰之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
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邾為不係于邾婁諱也附庸國孫氏曰

鄭微國也根年鄭附庸國也書取者滅之也

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

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

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

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

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與王渾爭功表

然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

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

死黨而入主不之覺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永對內寵太盛調行於內地勢行

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或帝委政元

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復說音任周召之取又與

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權悅前後所上四十一事

宮而黨於王氏此世世之八患也歸父家遺繆季

氏也公十八年宣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公十五年

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

尹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

奏鳳不可任為鳳所陷下獄死

載也通鑑唐代宗大曆五年元載專恣以李泌有

上謂泌曰載不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

卿於少游侯載除不容卿朕今厝惟殺生在下而人主

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

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

於微豈有此患乎

日注氏曰公羊於根年邾邾皆

而不係國者苟以諱亟而繫之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
訾婁可謂亟矣何以諱亟而繫之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
不係之邾諱亟也微國左氏穀梁同滅國書取者三邑廬
年取鄆襄十三年取也非昭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邑廬
四年取鄆襄十三年取也非昭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邑廬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以多其辭會也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入其郊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
說欲襲衛曰雖信晉師無信何求諸侯乃止襲之是
曰不可衛惟信晉師無信何求諸侯乃止襲之是
棄信也雖多衛信晉師無信何求諸侯乃止襲之是
衛人登陴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
中國也去冬宋實命魯人繼之盟前日楚莊圍宋歷
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盟前日楚莊圍宋歷
三時之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愾曰前日楚莊圍宋歷
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愾曰前日楚莊圍宋歷
多類此春秋聯而魯之至再晉景愾曰前日楚莊圍宋歷

附錄

左傳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郟瑕

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愾而郟瑕子從
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大夫公愾而郟瑕子從
水淺其惡易觀則如對曰愾則不可郟瑕子從
有沉溺重脰之疾且如新教士厚水則深居之不疾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如新教士厚水則深居之不疾
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
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貧不

夏六月邾子來朝

注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声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
氏曰二年三年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
魯仇慢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霸之勤而
不知慢王之已甚也廬陵李氏曰成公之事編大夫如
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年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為主將

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

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所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太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與師者皆命也襄公二十四年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襄陵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也故不書遷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作侵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孫子武子救鄭將許之知崇諸桑遂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可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於成師以出而敗楚之遂還於是軍帥之若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如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其不盡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可謂眾矣高書曰三人

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傳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

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國語諸侯無二君

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

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

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

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而伐者之罪著矣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肯比背龜牢之盟是以善其故也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

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畫大禹謨舞于羽於因壘而崇降者，文也。事見左傳僖九年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汪氏曰：公羊行樂書，侵鄭今考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樂書帥師救鄭而中國又救又書樂書帥師代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備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善矣。

丁丑 簡王 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蔡景八 鄭成 公論 元年 曹宣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十一 陳成十五 杞桓五 十三 宋共 五 秦桓二十一 楚共七 吳壽夢二

穀深傳不言口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
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
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
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
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故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
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改卜牛，鼯鼠又食
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則亡乎人矣非入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
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
天不愆龍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
重有災也孫氏突曰有螿毒如鼠狼新安羅氏曰
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龍得道以制之有司
免過即變異也范氏曰非備災之道其應云何許
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
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
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又其小者也牛大畜
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
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氏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作成
七年定十五年元四年書牛傷皆記異也廬陵
李氏曰郊說詳見信三十一書牛傷皆記異也廬陵
單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元四年書牛傷皆記異也廬陵

吳伐邾

鄭音談

吳始見經左傳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吳
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
二無口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汪氏曰吳國
郡在吳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
其僭號孫氏曰惡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
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汪氏曰
家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
與弟仲雍避荊蠻荆蠻義而歸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
王今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
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又非徐楚之北矣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國語注命

內山川而已禮記王制諸侯祭名魯當祭泰山
 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魯當祭泰山
 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而曰江漢阻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
 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
 之爾注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
 而土居丹陽今歸州有故陽沮水亦出漢中漳水
 在今漳州皆距漢水不遠必非楚始封之時漢非楚境
 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楚以略王時漢非楚境
 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不復楚以略王時漢非楚境
 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為池樂枝言漢非楚境
 望猶三望者三則春秋之初漢水為池樂枝言漢非楚境
 死乃不言不郊者三則春秋之初漢水為池樂枝言漢非楚境
 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書不郊起之也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
 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
 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
 軍之盟且言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氏
 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
 齊齊服故莒從之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
 夏也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與莊之欲討微

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師至是合九國之言救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葉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家氏曰此合諸侯諸侯之猶同也注氏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立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外盟大抵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曩之

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宮在馬陵是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宮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談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牢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善之

公室有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人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後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至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取乃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

戊寅 簡王八年 晉景十七 齊頃十六 衛定六 陳宣十二

成十六 杞桓五十四 宋共六 秦桓二十 楚共八 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 齊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視之君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請皆反其所侵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

齊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視之君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為晉卿不當為

把取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
皆以義也制命亦曰義主制其常事也諸侯之反所以宗
歸之私而匪公亦曰強而制其弱易已命書歸之命而自
亂其不故書來言以著其不罪成見矣常山劉氏曰
歸之於歸不而晉與魯之執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
衛侯歸之於歸不而晉與魯之執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
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高氏曰
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魯田自
齊歸魯則曰歸晉可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曰齊歸魯則曰歸晉可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能必魯言則從否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卿之必魯言則從否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環其請之鄭商請於天子而弗與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其人請之鄭商請於天子而弗與也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其求將何與之今季文子之知晉而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而聽不能不為先君所受乎夫商之命人而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從聽不能不為先君所受乎夫商之命人而命之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魯

成王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封之周公桓
公於少皞之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之
明德顧敝邑之福小密邇仇讎惟是諸侯之先
域莫克有之而大國為侯伯而長諸侯之衰敝邑
以不腆之田而翦於仇讎是伯而長諸侯之衰敝邑
陽之為田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復歸諸敝邑以服諸侯
二命今大夫命敝邑則大國之復歸諸敝邑以服諸侯
先王之制或魯公難施之榮賜於諸侯也諸侯之望也
徵惠於周公魯公難施之榮賜於諸侯也諸侯之望也
之志皆失墜則寡君之失也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也
執事惟執諸事實圖利而失也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也
能行不暇復諸事實圖利而失也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也
文子之相魯不能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矣韓宣子不
武子之相魯不能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矣韓宣子不
其君以當道而武子之相魯不能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矣
牢馬陵之盟齊既失信於魯是失信於魯也諸侯一齊
不馬陵之盟齊既失信於魯是失信於魯也諸侯一齊

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鞏。取汶陽田。韓穿季文子陳義拒穿。而田卒。傷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公羊云。未言者。何內辭之也。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何內辭哉。穀梁云。不使盡也。非也。此直言其事耳。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亦非也。直書以刺。

晉樂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中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晉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問于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終不與。晉自郤缺。入蔡。至是。樂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臨川呂氏曰。因聘而逆。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臨川呂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曰。伯姬賢。所以殊於眾女。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故稱使也。杜氏曰。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

失政刑矣

張氏曰晉侯聽諛殺二大夫不能問有以國殺致生亂又不能慎動遠道故書名劉氏曰同括內身喪家失以智御人因莊姬之諧追論趙盾其身而巳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于其君足以致其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斷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

畢而不入見

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則諒闇已終

今即位入年是喪畢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

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

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

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

之僭賞也

朝於王乃錫命使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

受命於王乃錫命使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

何禮也劉氏曰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賜命於

廟耳不親受命曰諸侯喪畢以士服入

加則賜也... 命故賜也... 公亦從之... 家亦從之... 同何休曰... 天子者爵... 言天子者... 大之重宜... 貴者取重... 與稱未表... 天之王今... 為天子張... 稱天子張... 字為天子... 氏以八誤... 者三十八... 子者一十... 附錄左傳... 立公立於... 池上曰城... 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 與渠

其孰以我為... 者何國茂有... 况夫重閉... 况國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 喪也嫁為諸... 服也嫁為諸... 猶弟之為也... 係之者為喪... 不書則同於... 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

時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
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也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吳
伐邾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既不
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

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廬
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魯既知其不

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注
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愜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

能輔君為善逼於強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
焉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

故責邾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邾此書四
國會伐邾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與
姓則不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之不得其所故
媵淺事也程子曰媵其志何也伯姬之嫁諸侯皆來
媵其故事也程子曰媵其志何也伯姬之嫁諸侯皆來
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
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杜氏曰

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
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

二女胡氏曰通天子娶十女法天有十二月堂
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啖子非之云直讓三國來勝則非禮豈為異姓乎蓋
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勝則非禮豈為異姓乎蓋
時故經備書之與同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失禮不為異姓與同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國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
來勝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
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倫書亦云非為伯姬也
○陸氏曰公羊云錄伯姬也穀梁亦云非為伯姬也
其所故盡其事也按書媵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
劉氏曰諸侯三歸各媵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
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降矣天子
之妃百二十又同姓媵之則或不能降矣天子
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巴 簡王九年 晉景十八 齊頃十七 卒 衛定
陳 成十七 杞 桓五十五 宋 共七 曹 宣十三
秦 桓二十三 楚 共九 吳 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
而為之也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
四書于策汪氏曰僖二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
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見
序卦禮記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大故春秋慎男女
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故春秋慎男女
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
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
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

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臨川吳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繁之杞姬之歸與公即位其母之書也江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則其妻固與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以詩而聖人取之則也其妻固與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以吟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妻固與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以悼德反義杞伯逆喪以歸悉無非禮也然春秋書叔歸葬自應之伯廟與魯拒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所者有矣江伯曰齊子女出而歸者三聖人詳錄

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淡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言非女也此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伯絕也書是魯女未嫁者若不傳大誤彼叔姬復是何國出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以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杜氏曰蒲衛地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

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杜氏
鮮賢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人信之盟杜氏曰子路信誠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
故欲得與相要誓誠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
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曾君
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
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注氏曰解體晉人
不知反求諸已悼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勉齊黃氏曰惟忠
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是
之心以蒞之則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盟之本也是
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注氏曰信之末也雖

交質子猶有背特書同盟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
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復言潰莫救
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
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一鄭盟魯紛
紛甚矣治人治其智同盟豈所以執一鄭盟魯紛
是盟諸侯失信而尋盟惡其相保則楚魯既失信於
人懼諸侯之則無信者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
同安能保之則無信者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
不能終同也蜀杜氏曰齊桓公與晉文公皆同
如杞之削弱而當序於小國也宋桓公與晉文公
書之悼其削弱而當序於小國也宋桓公與晉文公
者李氏曰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惡其弱也
牢鄭服而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惡其弱也
陵兩侯救而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惡其弱也
令謹侯救而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惡其弱也

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

公室自會

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疾實來而不見於經此其明驗也汪氏曰杞鄆皆小國必君親迎春

附錄

左傳鄭伯會楚人以重賂求鄭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及未亡人先君猶有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錄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女者不致也婦人不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曰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謂之詳其事賢伯姬也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故使鄉致也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之不得其兩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何以伯姬之不得其兩媵也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儀禮士昏禮婦則

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何氏曰

人三月而後廟見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時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

以別貞信貞信者然後成婦禮也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婚自

成婦禮也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婚自

成婦禮也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婚自

成婦禮也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婚自

成婦禮也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婚自

好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窶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注氏曰因諸侯六伯宮之亦有因貶以見窶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注氏曰因諸侯六伯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故仲尼得而述之因記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張氏曰納幣致女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越禮皆穆姜之意歟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注氏曰齊孝公夫人孟姬齊國稱其貞孝公備禮親

迎之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議其不及事且為齊媵也○劉氏曰穀梁云是以我蓋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非也內稱謂稱使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鄭伯也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

書下二有帥師二字

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
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也
也
前失而待之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
而禮來朝而反以執辱者哉又况鄭使伯執之豈有
失道夷狄抗衡自深罪者而楚爭盟也又曰中國
從楚則晉師至其後晉則侯師至然而自盟而鄭
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
鄭人乃執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
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時樂書伐之尋前日之盟也而
心于楚者蓋追怒晉之及楚時樂書伐之尋前日之盟也而
厚其君故與楚許會無虛歲以認然常以失節
為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使以不信常以失節
爾襄陵李氏曰實晉有以啓之蓋使以不信常以失節
鄭可也今楚潰宮人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
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肉袒牽羊之遺樓蘭也殺伯獨不

善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
重侵陳與處父救江河異剛而不書者鄭亦有罪
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
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汪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遠
其國不加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樂書帥其君伐
伐中國而抑夷狄也劉氏曰救鄭則削而不錄者存
伯也非也春秋伐而戰多矣豈伐則不言戰乎且
晉實不執鄭伯以伐而戰多矣豈伐則不言戰乎且
陵李氏曰穀梁言為親者諱疾注言樂書以鄭伯
故為親者諱疾注言樂書以鄭伯
附錄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

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而夕於側也其不知其太子也語范文子朝于嬰也
君太子也言稱先敢不其本也樂操土風不忘也
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仁以接事信也
不忘舊信也無私也忠也尊君也仁以接事信也
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尊君也仁以接事信也
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趙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
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殺之楚師圍莒城亦惡庚申
勿殺吾歸而得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城亦惡庚申
言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其陋而不備
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

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
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
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鄆莒別邑在公輔曰東鄆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

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

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

浹辰之間庚申十二日也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

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

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

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
 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程氏曰此
 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而進也於伐魯稱嬰齊
 於不盡其辭也信同盟於不能相戰稱人奔稱囊瓦
 氏曰責中國無信同盟於不能相戰稱人奔稱囊瓦
 莫以恤春鄭也所惡也盟馬陵及蒲晉生視其危亡而
 穀梁云其則置不問也鄭會楚固執其君以伐之曰
 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夫猶中國也然則蔡亦非中國
 經但云潰不云之乎楚潰者非潰也何故專以非也
 夫解之乎盧陵李氏曰范氏例有大夫何故專以非也
 發傳有三倍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之為言上大夫夫潰也文三十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言潰則曰大夫夫潰也文三十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者以宮大大夫夫潰也文三十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或有惡此說雖不可盡察然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注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
貳故也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
 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王氏箋
 言及夷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
 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
 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
 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
 婦人說說殺其世臣汪氏曰據而諸侯皆貳秦狄

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晉為盟

不救宮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猶書師也宣八年書秦人白狄伐晉濟秦於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妨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將與師復怨大君之罪也注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鄭稱人取也

城中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唐陳氏曰凡

則書以戒之借奢則書以示之不時 宮雖特陋不設

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

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

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

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

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持乎高

曰蓋以宮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薛氏曰

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

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范氏曰譏公恃城自固不能衛其人民觀之中穀梁於定六年城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汪氏曰襄九年書城西郭不備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為國都之郭明矣夫文定於此年著傳持詳且引諸侯有備城在四鄰諸侯則亦以為國中不務脩政撫民而僅守中國之二城以自守其能保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城見定六年

附錄 左傳 十二年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辰 五年 **晉** 景十九卒 **齊** 靈公環元年
宣 十年 **衛** 定八年 **蔡** 景十一 **鄭** 成四年
秦 桓二十四 **楚** 共十 **吳** 壽夢五 **宋** 共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高氏曰受大國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樂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

孫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嘉

孫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嘉

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

罕有其字

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 盟聘帥師以見其私... 皆私聞於鄰國致篡立春秋以為中齊年之固親愛之而... 天之王弟佞於鄰國而史冊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 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薄也... 厚則以薄書之於弟年經而外弟之義也... 氏曰稱弟一罪兄稱弟年經而外弟之義也... 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年經而外弟之義也... 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四月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傳夏四月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川吳氏曰二月時下初十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於四月不從旬則當止而初十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氏曰魯不當郊也... 不郊兩師氏曰至今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之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 君我執一人殺緡五月馬何益不頑子如奔許... 晉侯有疾五月馬何益不頑子如奔許... 鄭伯歸之成氏曰襄鍾立子然盟于蒲以歸其武子... 伯與之歸成氏曰襄鍾立子然盟于蒲以歸其武子... 伐之而歸成氏曰襄鍾立子然盟于蒲以歸其武子... 言晉侯也無以言晉春秋生其首亂不以其君臣變鄭而... 明而此君事也仲尼豈忘之哉若子蒲以舍君與之亂而... 存而立君事也仲尼豈忘之哉若子蒲以舍君與之亂而... 昭王也豈以至自乾侯而定公始無感乎或謂春秋因... 其君也豈以至自乾侯而定公始無感乎或謂春秋因

說也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
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
其惡明然公毅胡氏
皆無傳未知然否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
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
所以為失禮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
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癸卒

左傳晉侯癸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
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憂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為之逃之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出入莩米反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
之也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不言葬天子
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
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為可也傳以晉人
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為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

附錄

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
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侯出諸則遂以為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癸卒
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如則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
侯出諸則遂以為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
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高氏曰公
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
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家氏
曰州蒲傲惰無狀止望國之君
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冬十月

公無此二字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
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
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
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春秋大全二十三卷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四

成公三

辛簡王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

巳六年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
歸注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
謂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
止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法不
同蓋有華夷之別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左傳 卻犇來聘 且盟 聲伯 出之 聲伯 為於 齊管 于奚 生二 子吾 不
 寡以 妾歸 如生 聲伯 以其 外弟 為大 夫而 嫁其 外婦 於
 施孝 叔卻 犇來 聘伯 求婦 於若 何伯 曰吾 不能 死與 之
 人曰 鳥獸 猶不 失人 子若 亡晉 人歸 吾不 能死 與之
 遂行 曰生 二子 於婦 人曰 亡晉 人歸 吾不 能死 與之
 又諸 河沈 其子 孤而 殺之 曰將 何不 能歸 吾不 能死 與之
 吳氏 曰能 晉字 景公 卒使 成而 旋往 大奔 喪可 終遂 誓施 氏而 亡氏 逆
 而公 晉不 禮請 受盟 以明 其非 行聘 於三 月而 後得 歸又 使及
 歸而 公遂 請受 盟以 明其 非行 聘於 三月 而後 得歸 又使 及
 於爾 高而 卻犇 曰公 已至 豈明 誠心 行聘 於三 月而 後得 歸又 使及
 爾國 高而 卻犇 曰公 已至 豈明 誠心 行聘 於三 月而 後得 歸又 使及
 於爾 高而 卻犇 曰公 已至 豈明 誠心 行聘 於三 月而 後得 歸又 使及
 隨不 卻犇 曰公 已至 豈明 誠心 行聘 於三 月而 後得 歸又 使及
 之隨 不卻 犇曰 公已 至豈 明誠 心行 聘於 三月 而後 得歸 又使 及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季文子 如晉 報聘 且盟 張氏 曰公 之至 自晉
 也既 受盟 矣及 文子 報聘 且盟 張氏 曰公 之至 自晉
 書而 獨書 卻犇 及文 子報 聘且 盟張 氏曰 公之 至自 晉
 欲而 晉不 果然 然則 盟竟 何也 蓋公 自盟 焉春 秋皆 不
 而止 之數 月公 往請 受盟 而後 使歸 又使 明晉 因公 之歸 齊
 臣之 盟魯 行父 之取 也惟 從聘 而盟 之據 強使 卻犇 來聘 而
 夫例 而盟 之書 之若 成也 夫盟 之受 聘與 盟之 行父 春之 強使 卻犇 來聘 而
 臨川 吳氏 曰且 亦大 夫歸 而盟 之書 之若 成也 夫盟 之受 聘與 盟之 行父 春之 強使 卻犇 來聘 而
 左氏 以為 且亦 大 夫歸 而盟 之書 之若 成也 夫盟 之受 聘與 盟之 行父 春之 強使 卻犇 來聘 而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 秋宣 伯聘 于齊 以脩 前好 薛氏 曰由 宰之 勝始

復入 三晉 而三 晉日 勝怒 而楚 惡及 陽樊 王之 使劉 子復 之盟 于郵

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
自絕於天也張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
出奔故書出以絕之而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
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高氏曰周無出
政不自勝而天子三公復之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
微號令不行於天子三公復之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
此而晉罪昭然於天下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
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往而非周乎天子之與
有不能位而有天子之者孔子之往而非周乎天子
言治也周公之所為絕于外也王是左右天三公而
雖止奔晉猶若出于朝見天子朝之奔無王也天下
氏曰春秋書出用見四海之無王也天下三公而

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逆誅戮如國城之君
與在外之臣非居位乘之尊周公廬陵李氏曰王
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則為尊周公廬陵李氏曰王
當以天下居其書出則為尊周公廬陵李氏曰王
室書居三居其書出則為尊周公廬陵李氏曰王
王臣書居三居其書出則為尊周公廬陵李氏曰王
故穀梁曰書存周也陸氏曰惟周公奔晉書出
見後不復書存周也陸氏曰惟周公奔晉書出
此以其言出自其私也而周有入無出上畿內之
也按二事耳非故見上下適有也
此也按二事耳非故見上下適有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公作沙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凡晉楚無相
戎好惡同之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
討之不庭有諭此盟之交贄往來道無壅謀其不
伯如晉聽成會于瑯澤成也梅溪林氏曰宋西門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嘗會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秋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言戰皆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五

附錄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
而曰君出子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賓曰君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此大禮重
相加以遺焉用樂寡君湏矣吾相見其入也實曰諸
敢子反曰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其入也實曰諸
問於天子之禍則大者何矣福之為世也治也諸
政以訓共禮成宴以事則相朝也於禮而享燕之禮
及其所以扞城其民是以慈惠共官承事朝而慈惠
畧其武也夫腹心為腹心則股肱牙爭武夫以公于
其腹心則反為腹心則股肱牙爭武夫以公于
為然吾子則無禮也至今不從遂入卒事歸以不語
文子聘曰無禮也至今不從遂入卒事歸以不語
于赤如晉聘已涖盟十食言死無及楚公冬罷盟
棘于赤如晉聘已涖盟十食言死無及楚公冬罷盟

簡王十有三年
晉厲三
齊靈四
衛定十
八年
卒
陳成二十
一
蔡景十
四
鄭成七
曹

秦桓二十
七
楚共十
三
吳壽夢八

秦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秦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
氏其亡乎禮受命以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
君之嗣卿也受命以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
也亡何為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
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王
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䟽分雖有大小土地
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

分多作封

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乞
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其討是釋例
曰乞為謙意陳氏曰過禮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
乞卑辭也見晉師亦無外乞與國也常山劉氏曰雖
晉之大命魯興師亦無自相乞請師以非禮也趙氏曰
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乞請師以非禮也趙氏曰
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
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
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令諸侯
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伯體也
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
子遂如楚乞師此內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
此於外接內之辭也
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
重也故師之主則外猶以乞師為文蓋皆有報怨復
讎貪得之心
微兵曰非以報天子之命是以如此

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
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與諸侯
興諸侯之師多矣曷為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
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時晉政多門秦楚
強盛諸侯憚於與晉則晉來乞師以伐之
秋書乞師者五其與晉則我乞師於楚其初立而
錡來乞師者五其與晉則我乞師於楚其初立而
來或乞師者五其與晉則我乞師於楚其初立而
乞師者五其與晉則我乞師於楚其初立而
公不德人未服初與伯
士鮒為救宋悼公初與伯
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非如
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楚三王曰余雖
與晉不入于余唯利是視言斯惡若用無成德是
以寡人一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其承惠顧諸侯退豈
人而賜之若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惠顧諸侯退豈
傲亂若若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惠顧諸侯退豈
公為令狐之執事而執事實人圖利之秦桓公既
以睦於晉將下軍荀息與楚左趙旃將新軍上
師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及曹宣公卒
大帥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及曹宣公卒
師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及曹宣公卒
朝書敢瑕師遂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
朝書敢瑕師遂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
朝書敢瑕師遂秦師敗績獲秦成師及孟獻子之師

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

主而不能成朝禮何氏曰情本欲直伐秦塗過
造意脩朝禮而後行范氏曰實會晉而伐秦復生
因其禮過朝禮正其文使若木曰實會晉而伐秦
號秉禮過朝禮正其文使若木曰實會晉而伐秦
成公秉禮過朝禮正其文使若木曰實會晉而伐秦
馬本意不在朝也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故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也公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朝也公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將之則年聘有秦豈能朝天子乎未之知者秋以
以之則年聘有秦豈能朝天子乎未之知者秋以
朝之則年聘有秦豈能朝天子乎未之知者秋以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
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何氏曰書自京師使若
王命已使既朝王而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
聘太聘終則朝巡待于方嶽則朝之禮記天子制諸侯

年一小聘三年一巡狩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歸賜聘諸侯

遣使者屢矣注氏曰歸賜聘諸侯觀春秋所載天王

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

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

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

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

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

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太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

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

王畿不得不自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晉伐秦道過

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志敬也然晉伐秦道過

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秦則志敬也然晉伐秦道過

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

罪之大者如亂師法言之以著其惡也高郵孫氏

曰成公之罪無禮而逃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成公之罪無禮而逃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侯實召天無禮而逃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京師惟其無禮而逃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是周之禮父闕而逃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舉以見其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朝以見其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見諸侯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成之子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王之室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也自秦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晉以秦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往皆非有尊周之禮與否書曰如京師遂會

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去其河陽以全名朝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去其河陽以全名朝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曹伯廬卒于師

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後伐正其名以統實也然書
乞師于前書至伐于後見朝或曰師一實因之行以魯
王簡慢之罪視賤而朝王不之罪者則曰師一實因之行以魯
而朝者無識而朝王不之罪者則曰師一實因之行以魯
今也後世將謂尊君朝之禮不可簡慢而予之則著
挾天子後世將謂尊君朝之禮不可簡慢而予之則著
口實矣其以諸侯者淺矣將借命簡慢而予之則著
云公朝不稱朝者豈時王在師故師之文師是國所據
總稱不稱朝者豈時王在師故師之文師是國所據
亦已近之說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師是國所據
附錄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師
之國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

秋七月公至看自伐秦

左傳晉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秋時逆曹伯之喪
其役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師勞請侯他年穀梁傳曰負芻欣時也
高氏曰師勞請侯他年穀梁傳曰負芻欣時也
梁氏曰師勞請侯他年穀梁傳曰負芻欣時也
有問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
如京師以伐秦為重也
也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伐秦為重也
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也
之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也
聖人執能為朝陵李氏致而不以伐楚致而皆究其初
致人執能為朝陵李氏致而不以伐楚致而皆究其初
心即如僖四年不以陵李氏致而不以伐楚致而皆究其初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也夫許鄭之怨久矣許之弱更相吞噬夷夏一而理盡矣高氏曰此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許之弱更相吞噬夷夏一而遷于葉使鄭公而霸則鄭人怒鄰兼弱敢是乎明年其與楚也夫許鄭之怨久矣許之弱更相吞噬夷夏一而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也脩之穀梁傳大章夫而不汗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何氏曰卒

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何氏曰卒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何氏曰卒

舉名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

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

禮之節可也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之謂婦姜氏有姑之

稱姜氏姑則不書氏然穆姜不氏何耶廬陵李氏曰

皆不姑而稱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

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竊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所以為太子冬十月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必哀也夫未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也使其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真諸戚而甚善昔大夫

秦伯卒

乙酉十年十有五卒(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 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為謂之仲嬰齊者何也後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後則嬰齊者為其子則謂之仲嬰齊也孫以王父字為之也後則嬰齊者為其子則謂之仲嬰齊也使于晉而父字未反何以也後則嬰齊者為其子則謂之仲嬰齊也公死子幼而父未反何以也後則嬰齊者為其子則謂之仲嬰齊也子慮之叔仲惠伯謂曰吾子相而之伯曰君幼如赤者願與有立宣公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何之何也而諸大夫雜然而問焉曰昔者仲宣叔殺叔仲惠伯何之何也聚夫皆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煙聞君薨歸家遣之然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毅梁傳此人徐傷歸也其父之無後也子由是使嬰齊後之也毅梁傳此人徐傷歸也其父之仲何也子由是使嬰齊後之也毅梁傳此人徐傷歸也其父之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
 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
 仲嬰齊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歸父弟宣十八年此
 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
 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
 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齊問書仲嬰
 無異矣何以見之當稱其為兄後乎茅堂胡氏曰嬰齊
 乃公孫之子見其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
 謂不仲見其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
 叔孫豹故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接魯仲自序矣何氏
 不書孫豹故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接魯仲自序矣何氏
 孫則歸父何劉彭氏曰叔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接魯仲自序矣何氏
 而賜劉氏俾世何卿之說考仲氏固為族無可疑
 也穀梁說充失之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

衛侯

癸丑公會晉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
 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
 既同矣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
 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
 書同盟以譏之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盟而六月宋
 公卒蓋宋公之疾而世子出會也臨川吳氏曰諸侯
 皆非世子之盟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
 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九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王而之則曰其人執其侯也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於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
晉也斷在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

軍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

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

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汪氏曰晉執虞公衛成公

悼公成蠻子赤宋執滕宣公公黎比公邾宣公

執徐子皆稱人楚執宋襄公以衆執為文晉執鄆子楚

公雖蒙上晉侯入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

書其爵陳氏曰陸氏曰未百四十二年其稱爵何討有

伯矣此獨稱義故書爵以表其善蘇氏曰稱侯以執

禮有罪也春秋歸于京師厲公而執曹伯與諸侯惟是為

不除曹伯也善與盟者觀曹之不請君于晉伯以令諸侯則

後盟之乃盡善也舉措之不當遂開釋之若罪則然猶

君失諸會矣由一舉措之非君不遂於諸侯而何

而執之則曰某氏曰左氏謂之非君不遂於諸侯而何

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侯欣時而亡後非其然見其罪

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之惡妄執之爾豈非其然若

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然若

晉人執太曹伯得無又非伯惡晉侯也亦非也然若

未得其實然經以春秋設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疑

稱人其稱侯者獨此春秋事耳安得為他執諸侯皆疑

此條與張氏最得之意同益足為補證矣廬陵李氏曰

此事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盡善也而後蓋

公室有會

也司二而師華
馬司望之則言疾有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登右
也司二而師華
馬司望之則言疾有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登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汪氏曰公

子魚公孫子蕩公孫子鱗皆桓公公子魚石魚府皆日夷

孫乃公孫友之子蕩澤乃公子蕩子公孫壽之孫

向戌桓公曾孫向族華氏戴族也孫華元華御事子

督曾孫華无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

喜督玄孫華无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

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无反必討是無桓

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

祀於宋也遂自止无於河上无歸使國人攻桓氏

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无之出奔晉與歸于宋

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張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

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

與之及書曰歸則其出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

通類而後例中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

之法可見也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

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无懷祿

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蘇氏曰元將

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

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

山也使人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鄭子

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了產奔

元物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也今以自晉

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外其九友

外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

鮪音秋

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為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為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若欲一乎天下曷為也程子曰辭言之強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故書諸國往與之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也程子曰吳益強與之會以見夷狄之盛而中國衰也時與此國病楚故與鍾離親衰十年相之會十四年向之會離楚邑淮南縣曰鍾離也汪氏曰實吳子也此之淮夷會吳以號舉夷之也姜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

能作敢

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

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王氏曰會王世子以

會吳以會中國會夷狄故稱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

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杜氏曰吳

陳氏曰昔初與諸侯大夫會吳而會之以始通吳

也於是齊桓公以殊會吳世子齊桓公所以尊于世

吳之為蠻貊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

鍾離故相與會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

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

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太伯之固姬姓

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

之中國有不可泯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大國亦皆後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
會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外會書卿蓋始於此
者楚而巳與中國盟始見於楚而巳吳為中國患也
成之七年吳伐鍾離於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則所與
此年會者猶曰諸侯之會也夫吳與中國盟會矣然則
同會者猶曰諸侯之會也夫吳與中國盟會矣然則所與
然主與中國之會也夫吳與中國盟會矣然則所與
非晉之咎而合十誰耶王門延盜以會鍾離而合十
會于無一而合十誰耶王門延盜以會鍾離而合十
諸侯所以鍾離抑強而吳存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殊會六鍾離抑強而吳存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以會六鍾離抑強而吳存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會而為書而離抑強而吳存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吳晉兩霸而晉反為吳會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則陳氏會之及書
厲胡氏則以文二為秋稍外之為夷也皆筆如陳氏會
之厲胡氏則以文二為秋稍外之為夷也皆筆如陳氏會

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
以美之耳然非義之書公及見義事在順其事而書
書僑如會見非義之書公及見義事在順其事而書
見經始於會見非義之書公及見義事在順其事而書
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也廬陵李氏曰晉秋
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始以治一夷狄攻夷
國之本躬勸矣葉舒涉反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備于鄭請遷于葉葉舒涉反
復也蓋畏鄭而南許微弱之國鄰于鄭以文鄭丞加兵
遷馬蓋畏鄭而南許微弱之國鄰于鄭以文鄭丞加兵
夷狄雖遷猶自遷也故遷於葉以文鄭丞加兵
縣葉之楚而遷許以自遷也故遷於葉以文鄭丞加兵
而使李氏曰蠻夷以自遷也故遷於葉以文鄭丞加兵
而葉之楚而遷許以自遷也故遷於葉以文鄭丞加兵
白羽定四年許容城皆避葉昭九年遷而主楚其亦
速矣觀其所主而容城皆避葉昭九年遷而主楚其亦

不善擇所從哉

丙簡王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

曹成二年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
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王氏曰陰陽和則
封者放木則陰勝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陰陽和則
而陽不凝其甚矣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
象水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
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苾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

應馬可誣也范氏曰木介甲冑之象萬氏曰雨者

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
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
不當每事無所求合爾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以集上右以類相從各有條目辨曰洪範
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類相從各有條目辨曰洪範
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為雨暘寒燠風夫
天人不相干豈可強合也程子曰春秋暘寒燠風夫
皆天不響應但人可強合也程子曰春秋暘寒燠風夫
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
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夏四月辛未滕卒

左傳滕文公卒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原之萬氏曰
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鉏樂懼宋時勝於夫
渠不傲鄭人覆之敗諸鉏樂懼敗諸鉏樂懼宋時勝於夫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于宋也
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可以逞若惟鄭坂晉國之憂可之乃與欒武子曰不
士燮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之韓厥將下軍卻至
將新軍荀瑩居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
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美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

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高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
欲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後特使卿來乞師實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叔時曰師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
右禮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刑以正和詳以日德刑詳
義禮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刑以正和詳以日德刑詳
以建利禮以順也時位以守物民生不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時順禮以順也時位以守物民生不厚而德正用利而
知其節時順禮以順也時位以守物民生不厚而德正用利而
時無其害故詩曰立成上我下民莫爾極是以神降之福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同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
外絕其信進退罪也人恤所言奸其誰致死其民以
吾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言奸其誰致死其民以

過險而不可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將何文以
戰也子欲反曰不可用也楚臣可以晉師以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六月晉不振旅遇于郟陵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戰也惠公不振旅遇于郟陵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復從也皆晉之耻也子孫將先若見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強不蓋也文子孫將先若見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能外乎甲午患自孫將先若見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進曰塞井夷鼃陳於軍中而陳有矣內敵憂楚而楚之師至荀伯不
何患焉文子孫將先若見先軫不反命却戰之師至荀伯不
焉樂書曰楚師執戈逐之壘而待之存亡也楚也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馬師執戈逐之壘而待之存亡也楚也退而擊
惡而合以舊節陳而各顧其後莫有不可失也陳也退而擊
陳而合以舊節陳而各顧其後莫有不可失也陳也退而擊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各顧其後莫有不可失也陳也退而擊
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謀也張幕左望晉軍使大以
也皆聚于中軍矣命曰合謀也張幕左望晉軍使大以
龜也徹幕矣行也皆乘矣左執謀也張幕左望晉軍使大以

乎公卒未可知也乘而左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國上在且厚王族不可當也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曰戰禱也伯州犂
於王卒必大敗之中公箴自國之史曰志擊其左而曰軍之南
有淖射其元大敗之中公箴自國之史曰志擊其左而曰軍之南
為右彭名乃皆左王相違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為右彭名乃皆左王相違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曰書退國有以楚共夾王潘黨為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離局姦也國有以楚共夾王潘黨為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已滿君有之黨與養焉不可射甲犯也微公將也失官晉侯也
爾射死有姓呂錡也必楚射月中憂於甲射之怒泥占辱馬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死矣及戰射也錡也必楚射月中憂於甲射之怒泥占辱馬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呂錡也必楚射月中憂於甲射之怒泥占辱馬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楚子中項伏弋以中楚射月中憂於甲射之怒泥占辱馬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方事必下免也而楚射月中憂於甲射之怒泥占辱馬於淖石首殺御晉何待復而三軍之南
無乃傷乎也君至見容免胄承命君也尹襄問之子兩於之矢使射必姓
君之傷乎也君至見容免胄承命君也尹襄問之子兩於之矢使射必姓
君命之辱事為君之靈問肅使甲胄命君也尹襄問之子兩於之矢使射必姓

厥及也鄭伯其御杜預曰再辱國之其御屢顧不在馬
可右弗翰胡曰止謀石首之曰余從之乘而乃止御至鄭伯
其傷國君有刑亦旌於石中唐君免我請石首乃死子楚師薄於
敗於壹大我乃內旌於石中唐君免我請石首乃死子楚師薄於
險叔山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車折國故師必射乃止
射再發盡殪叔山見重臣之旌請曰楚人謂晉師乃止
重之勇臣對曰其子重也臣之旌請曰楚人謂晉師乃止
國之勇臣對曰其子重也臣之旌請曰楚人謂晉師乃止
謂暇請攝飲使馬公請之使行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暇
飲子重曰夫使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亦識于
受而飲之免使卒而復甲兵展而見星未已子亦識于
軍吏察夷傷補者乘緝甲兵展而見星未已子亦識于
是所晉人患申苗賈皇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兵修
陳固穀陽監不獻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兵修
反謀穀陽監不獻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兵修
敗楚也夫余不飲於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
何也王侯者何傷乎也然則何師以言師敗績未
庚也王侯者何傷乎也然則何師以言師敗績未
言爾毅梁傳曰師事君重晦曰焉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未
則日也楚不言師事君重晦曰焉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未
氏曰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馬陵也晉敗楚之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
何休曰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
君為重高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
傷焉不曰楚師敗矣傷則師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特
勝之道國語范武子曰吾外刑乎大人而忍於小
必有內憂高氏曰晉將伐鄭告於楚幸也幸以爲戰而
師而來於我未致暇彼諸侯之兵先與楚合戰而
敗之我既未致暇彼諸侯之兵先與楚合戰而
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巳范文子所以立於軍
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

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

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是戰也春秋二猶曰晉侯

二年中為志乎此戰也惟也云爾注氏曰春秋二猶曰晉侯

敗楚之衡諸楚者惟也云爾注氏曰春秋二猶曰晉侯

侯晉使楚無以戰中至國者惟也云爾注氏曰春秋二猶曰晉侯

中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所可勝則楚將倚鄭伯未之有大夫從之

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所可勝則楚將倚鄭伯未之有大夫從之

是日穀梁也以上文內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晦十九

是日穀梁也以上文內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晦十九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在郢都無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者君不在死無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雖微先王使夫有隙且師徒者亦卒實也臣之

以罷卒致敗而止夫及命則亦聞之矣臣之

弗亦異於秦穆公之矢弗及而卒則亦聞之矣臣之

身及而尹亦秦穆公之矢弗及而卒則亦聞之矣臣之

有聞心而委以罪將何與臣相秋使無敵國以謀

師之敗待臣之失也書法與秋使無敵國以謀

於天也其帥以法強者兵將與秋使無敵國以謀

臣問也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之居也所以能之

至國中陵之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之居也所以能之

者國中陵之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之居也所以能之

者國中陵之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之居也所以能之

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

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千衛公
出千壞墮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
姜怒于公使逐子鉏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壞墮申宮微備沙隨謀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
子守於宮墮申宮微備沙隨謀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
曰魯侯待于宮墮申宮微備沙隨謀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
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公君于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也故也晉不見
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
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
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
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汪氏曰君弑翬
閔公皆書薨不地易地桓公易許田書曰假滅國
成公滅鄆襄公滅邾昭公滅郕皆書取田書曰假滅國
及文姜奔齊哀姜奔齊皆書稱孫與疆國大夫盟及
齊高偃盟于幽沒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公而書會是也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
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
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
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逆之至

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
 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
 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佩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
 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
 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
 守身應反於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唐陳氏曰
 陵之戰且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
 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不言証明我公之無罪
 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
 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以罪加則不諱
 曰強而禮不見公我無失道而橫逆所以罪加則不諱
 曰聖人嘗言譖謏不行可謂明也

公至自會

孫僑如之譖而與不見平公于沙隨晉昭公聽之
 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丘之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魯
 之鄭三伐不而平丘之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魯
 如晉又止之而平丘之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魯
 之責魯非昭義故不足業考諸沙隨也平丘之事魯
 之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昭考諸沙隨也平丘之事魯
 與盟同書法蓋此曲魯直故不與會者上書公在魯
 則諱之黑壤是也此曲魯直故不與會者上書公在魯
 已若魯之志矣故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在魯
 直見諸侯之罪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在魯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公不見也公不見也
 何以致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公不見也公不見也
 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耻公幼也伯主故危而致之
 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耻公幼也伯主故危而致之
 年豈得云幼哉為不耻公幼也伯主故危而致之
 附錄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
 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國

歸者各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
易柰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
公之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
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
也歸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稱復歸
王未嘗絕其位也
自京師王命也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
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
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
能一朝居也前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有功不賞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典刑而
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陸氏曰曹伯之
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訊王也啖氏曰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宿丘

舍如字若音條

諸侯在也國則不名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各之會曹
伯在也歸自京師而王不黜之是君之辭也唐陳氏曰不曰
自京師歸自京師而王不黜之是君之辭也唐陳氏曰不曰
公至自某也高氏曰不曰自京師歸自京師而王不黜之是君之辭也
人終君之庭是率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於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而于亂耳注氏曰前書同
無常其罪亦不可檢矣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
歸京師與晉亦不可檢矣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
而晉師與晉亦不可檢矣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
討曹也衛侯自歸與曹伯以私怨討也然晉文執衛侯
京師而曹伯自歸與曹伯以私怨討也然晉文執衛侯
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歸二八年執衛侯
也曹伯之惡學若知也穀梁子不歸之善者云歸為
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侯何善之有且
自某者明其有奉焉爾明不為善不善也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斃也音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旋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說音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擘盟于廩歸音刺公子偃音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
平一(曹)二(簡)三(秦)四(陳)五(楚)六(蔡)七(厲)八(齊)九(靈)十(鄆)十一(宋)
亥丁 十有七年 (晉)厲七 (齊)靈八 (鄆)成十

明言其罪也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
非其罪也此不言其罪者刺得罪者著其事實以明
之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其罪也天子則封之舜
豈不知象之謀殺舜已親愛孟子而富貴之此舜所
也蓋不為兄怒馬道宿怨馬親愛孟子而富貴之此舜所
以也然不過脅公使從也爾未見姜桓楚之謀
指而實有化今將之威權在已則既逐真有廢立之謀
而所感乃不能制其威權在已則既逐真有廢立之謀
為所施乃不能制其威權在已則既逐真有廢立之謀
之所以處象者如也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亦
先公之也先刺後殺乎也劉氏曰穀梁氏也屬也言
罪其非也先刺後殺乎也劉氏曰穀梁氏也屬也言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
鄭至于高氏之據左氏曰鄭晉命也凡為他國與師者皆
書猶以晉之強左氏曰鄭晉命也凡為他國與師者皆
晉猶以晉之強左氏曰鄭晉命也凡為他國與師者皆
楚來入中國亦不與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背
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公至子寅戌鄭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
於單至襄公世為王卿會之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
以王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
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

有義以令天下也陳氏曰王人未

附錄左傳晉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我者惟君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曰諸侯同盟也

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大夫會而盟

也薛氏曰前此年征伐未嘗出王官也

去年王官出而今年征伐未嘗出王官也

事徒以官出而今年征伐未嘗出王官也

不諱曷為亂而巳陳氏曰盟三代之鄭

會盟不足為諱馬爾廬陵李氏曰王人

信加王官失王甚矣春秋外楚而言已

而書同盟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自會

左傳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

鄭人以其盟也致也周何乎以伐鄭

背柯陵之盟也臨川吳氏曰鄭則盟

伐而致救以上至諸侯畏川楚而還

是致而救以上至諸侯畏川楚而還

錄也○廬陵李氏曰不在於公得罪

會蕭魚二事偶則李氏曰不在於公

梁於信也乃曰不逼諸侯自為此

曰周例以為得免於伯主為幸故致

而前會以為得免於伯主為幸故致

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鄆
 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以用之同山當時
 子魚申無字皆有言矣按邾楚季氏皆果用執獲仇敵之
 魯國之意於山川之言乎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仇敵之
 人又無背叛之誠豈至殺公之一無罪祭上帝於理
 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至殺公之一無罪祭上帝於理
 可見也五月以郊何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
 用如公也五月以郊何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
 且不明而加用乎按定郊失時耳直云五月辛亥皆言聽鼠
 食郊而改用乎按定郊失時耳直云五月辛亥皆言聽鼠
 下皆無連文直書九月加用辛丑則郊則太廟用致於人
 書何字耳若以何必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又特書用古者六畜不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故氏曰春秋書用古者六畜不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李夫曰皆不書用古者六畜不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致夫曰皆不書用古者六畜不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不可從皆不書用古者六畜不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
 辭而乞師無敢或後可也乃師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
 其甲室以誤寵諸侯也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
 討叛伐秦而後先為諸侯也卑辱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
 伐鄭三出會且書王師之重循役於諸侯也
 不命會且書王師之重循役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言公不肯
 諸侯以伐之也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
 左傳楚公子中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氏
 曰不書圍畏楚敵不成圍而還汪氏曰王官下臨諸

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武之鄭宜若振鶴然夏
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師至而諸侯還
風却走何哉蓋厲侯公戰無同勝鄂陵驕侯之誠放恣驢於用武
慢肆非中王是力諸侯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歟爾有而楚
復肆資非而以無道行不借哉廬陵李氏曰晉自驪陵以
霸之資非而以無道行不借哉廬陵李氏曰晉自驪陵以
後兵威非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而鄭卒
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而鄭卒

○壬申公孫臏擊齊卒于狸脰

卒君嬰然為年脈乎盈左
之命齊後以矣而變其傳
穀不為卒此無占塊懷初
梁敢公大月傷之盈從聲
傳卒請夫日也曰吾而伯
十大夫前卒言余懷歌夢
一夫許此之之恐乎之涉
月公之者待之死懼曰河
無至反嬰君莫故不濟或
壬曰為齊命而不敢占也
申吾大走然後公占也還
乃因夫歸晉公大夫非衆
十月之至于會晉侯為待
也反于狸脰而卒然無公
致為大軫而卒然無公
公夫而卒然無公
而夫而卒然無公
後然無公

臣子之義也其地未喻竟也
地則齊桓晉文其文則春秋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春秋
謂待君命然後伐之其義也
君命為君命然後伐之其義也
亦非也昭公在哉穀梁傳
乎陸氏曰昭公在哉穀梁傳
下文曰致公而後已不達叔
穀梁曰致公而後已不達叔
以命而後致公而後已不達叔
附錄左傳齊侯使左氏紀
師後慶固盧以國佐從諸
之師後慶固盧以國佐從諸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

注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年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多外嬖及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
立錡其左陽童以五亦妻之廢也怨卻氏而長於厲公而
錡執而拮卻至以其母妻之子而敗楚師也錡亦廢於厲公而
公樂書怨卻至以其母妻之子而敗楚師也錡亦廢於厲公而
楚告子與軍帥曰此戰也從已而實召寡君也錡亦廢於厲公而
事君也與軍帥曰此戰也從已而實召寡君也錡亦廢於厲公而
受敵使乎君樂書曰其有焉不此必敗吾死之奉孫周以
使孫周見之君樂書曰其有焉不此必敗吾死之奉孫周以
先殺而飲酒之後公使覘之諸信周而察之卻至厲公而
卻至射而飲酒之後公使覘之諸信周而察之卻至厲公而
必至而飲酒之後公使覘之諸信周而察之卻至厲公而
然以錡聞之錡欲去公大夫殺卻至厲公而察之卻至厲公而
所立錡聞之錡欲去公大夫殺卻至厲公而察之卻至厲公而
茲三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舉將失
殺三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舉將失

其民欲安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自黨
而爭命罪孰大焉命而巳受君之祿是以聚黨自黨
而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而為溫季曰也威也遂趨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其位朝及君重以甲威也遂趨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尸諸朝及君重以甲威也遂趨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子將必及君重以甲威也遂趨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執刑不君及君重以甲威也遂趨公使清沸馳助之曲戈結於
德曰寡人姦執而殺不可謂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其復也二臣再拜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之惠也二臣再拜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公遊于匠麗氏死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辭召韓厥曰殺也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子不古事人有言曰殺也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曰不古事人有言曰殺也稽首曰君行德臣出奔而執御益也對曰
其有罪無罪而怨既為大君則君之禍於是起矣乎張氏
脚又有罪無罪而怨既為大君則君之禍於是起矣乎張氏
之深罪切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別書而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而設備楚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楚遂恃吳而不設備楚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也詩曰舒以各見舒庸舒之國皆
曰舒庸也春秋之始荆舒皆以各見舒庸舒之國皆
非一舒也春秋之始荆舒皆以各見舒庸舒之國皆
之成荆舒也春秋之始荆舒皆以各見舒庸舒之國皆
足道哉晉國於楚荒使後書志於鄆陵是則毒被華夏豈
勝道哉晉國於楚荒使後書志於鄆陵是則毒被華夏豈
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後書志於鄆陵是則毒被華夏豈
也蓋厲公不終功亦足錄德是以我患者晉厲之成勞
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德是以我患者晉厲之成勞
附錄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子戊簡王十有八年晉厲八年弒齊靈九衛威
十三年曹成五陳成一十六六祀桓六十四
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家氏曰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
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胥童重君作難而其君由
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
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為其
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而弒公春
繼其君而書死矣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弒公春
大夫蓋其大夫忠於君公者也胥童弒於厲公書晉殺
臣尊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反其君故春秋於童者書偃
而為萬世戒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盈於清原周子
于京師而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命也始願而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命也始願而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謂也對曰群臣之類也敢不唯
命是聽庚午盟而子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不
逐不立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汪氏曰晉人
可襄公少子捷之
孫周是為悼公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
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
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
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
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
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
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
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

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
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
嚴而於欒武子闕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肯知聖
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
矣問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
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以為欒書執國之
可廢而為不可弒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
定既以今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
其意乎王氏曰累數百言而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
也○王曰累數百言而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
以厲公之惡有以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未
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未
之師曰稱國以弒者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未
戚之師曰稱國以弒者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未
厲公之知曰稱國以弒者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未
保首領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我無辜卒朝則易位
之權而程滑遷弒之故稱國以弒而不可言二臣分

之世其權早於列國矣楚莊王在晉靈公八年
方伯矣然成春秋列國伯矣楚莊王在晉靈公八年
文六年李氏盡成春秋列國伯矣楚莊王在晉靈公八年
繼弱事淺無伯強侯之壘無景公抗伯靈成中其
力弱事淺無伯強侯之壘無景公抗伯靈成中其
夏盟非復文公襄之嘗試晉政於少主之勞謀之
下肆楚始爭而鄭將之晉政於少主之勞謀之
以此非通也蓋未忘晉侯之於晉也
會而新宋難盟晉侯之於晉也
常曰平或宋難盟晉侯之於晉也
不交也或宋難盟晉侯之於晉也
宴安厚飲或以方牆輕也或夷功而道之
無抗伯業以志也始成公殺以侵志不其伯山
國會能再合而後始成公殺以侵志不其伯山
廢幾改物也然國而己出偏黑以服鄭數年外
人三歲三物也然國而己出偏黑以服鄭數年外
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規焉火故序曰徒無動
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所規焉火故序曰徒無動

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春秋之書
誅亂臣賊子也趙盾之殺也
趙盾之殺也
而經書君程子也
也蓋靈公之弑也
首惡厲公之弑也
中而行公之弑也
晉國而公之弑也
而弑公之弑也
偃則罪歸於公二書偃而之專心謀也程為惡得也
矣曰罪歸於公二書偃而之專心謀也程為惡得也
置樂亂晉國而公之弑也
將大廢置而更立視社稷之既誅則亦何矣
故將廢置而更立視社稷之既誅則亦何矣
惡加使程子非也蓋經意是陳曰正聖以不為國
左氏故使程子非也蓋經意是陳曰正聖以不為國
而殺其夫晉童者矣晉殺其君大蒲蔡卻終其大
子駟蔡放其夫晉童者矣晉殺其君大蒲蔡卻終其大
未詳於此者也廬陵李氏曰晉蔡卻終其大蒲蔡卻終其大

齊殺其大夫國佐

能首合與國大脩同盟以治即異之于黨使楚人得
虢令于緩執方伯之不事能方謀且少西氏好之逆以陳為
惡使楚得齊乘已伯赤矢遺楚使卿執不輕也一不笑之隙一
大師以蒐獲卒如滅赤會莫言功楚是害無制利中興
六乃伐齊于蕭晚有年三會莫言功楚是害無制利中興
蓋乃伐齊于蕭晚有年三會莫言功楚是害無制利中興
而後者得志觀厲公若不持純以汰心而行亦大假于王官
而後者得志觀厲公若不持純以汰心而行亦大假于王官
曰楚師伐秦而秦恐戰而郕公可數自剛掩之罪而晉鍾離會
京師伐秦而秦恐戰而郕公可數自剛掩之罪而晉鍾離會
吳則快成而四隣無戰而郕公可數自剛掩之罪而晉鍾離會
猶未快成而四隣無戰而郕公可數自剛掩之罪而晉鍾離會
厘單子諸侯無患而季孫而諸侯反危鄭是猶是以沙隨而魯
無服麗心之難道也故曰蕭河反危鄭是猶是以沙隨而魯

左傳齊于慶宮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殺大夫國佐于慶宮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弱來奔王使宰公奔齊國佐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反鮑牽則齊國佐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復之靈公則靈公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此因慶公以成靈公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氏皆靈公以成靈公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見幾而靈公以成靈公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其
幸矣襄臨許以邑叛君又仕危言是禍慶成矣內亂保於不
誅不詰使國許以邑叛君又仕危言是禍慶成矣內亂保於不
而巳於國許以邑叛君又仕危言是禍慶成矣內亂保於不
始事也於國許以邑叛君又仕危言是禍慶成矣內亂保於不
附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
禁淫慝薄賦已責速鰥寡振廢公即位于朝始命百
使親相士薄賦已責速鰥寡振廢公即位于朝始命百
公族大夫士薄賦已責速鰥寡振廢公即位于朝始命百
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使脩士為

公如晉

死之才不般知怎生地事都是文一做便成及終成又便
桓文否某嘗謂晉悼公是文周武成及終成又便
兩積陰日盡勝但景便別赫然為之悼公是文周武成及終成又便
悼公歸來不被人縱迎歸他時公甚次第他幾句話及
弄便初人霸也宋子師官不長皆民不驕為之司馬
觀當復方知禮九聽命程鄭為上軍馬御籍六偃為之司馬
所易方霸也宋子師官不長皆民不驕為之司馬
不羣騶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上軍馬御籍六偃為之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上軍馬御籍六偃為之司馬
馬張老為掩鐸遇寇鄭為上軍馬御籍六偃為之司馬
尉以攝之使校正屬馬士時諸御無共御實為
右司士屬使校正屬馬士時諸御無共御實為
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士時諸御無共御實為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魚石向為辛鄭皇辰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書曰復入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三百乘成之而還
歸諸侯納之曰吾歸以惡曰復入宋之患復其位而
何也若楚人之與吾同惡以復入宋之患復其位而
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於我固事之西鉏吾曰
以間吾亦吾患也今將崇而懼吳之姦而披其地非
塞夷且事彭城宋邑必侯而懼吳之姦而披其地非
吾憂也且事彭城宋邑必侯而懼吳之姦而披其地非
恤之杜氏曰彭城宋邑必侯而懼吳之姦而披其地非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
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
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
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諸侯失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魚石向為辛鄭皇辰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北燕
 伯陳使納者復為大夫春秋猶大乎楚納納臣而據
 于以逼其君乎書我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
 地入由楚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
 鄭之伐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
 魚石晉欒盈是矣荀寅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
 晉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孫氏曰自保故書鞅
 宋魚石復入宋取彭城與石守之宋取邑以其與
 宋叛臣復入故以魚石自楚鄭之伐君為文蘇氏曰
 之書復入而先言魚石鄭之伐君為文蘇氏曰
 不言自楚而先言魚石鄭之伐君為文蘇氏曰
 君而自楚而先言魚石鄭之伐君為文蘇氏曰
 曰彭城不復也宋欒盈之入非魚石所可鞅若入故也陳氏
 皆不奔大夫復也宋欒盈之入非魚石所可鞅若入故也陳氏
 者矣也雖魚石歸也言自楚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
 曰已矣故魚石歸也言自楚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
 者經書復入者甚逆之詞○夫無繼世故稱復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有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侯使士有來聘
 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也君子謂晉
 悼之下諸侯爾矣此列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
 晉君語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
 附錄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汪氏
 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凡去其國逆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
 多注者或託之從起不復可信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大全二十四卷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如之子四歲即位在三十二年謚法

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魯襄公二十八年靈王崩子靈王立

鄭魯襄公二十七年僖公卒簡公立

齊魯襄公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詳見成元年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

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

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

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為政襄二十五年

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是為殤公襄二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

歸于衛襄二十九年景

蔡魯襄公三十年景

魯襄公二十八年成

曹魯襄公二十八年成

滕詳見成

陳魯襄公四年成公

杞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句立襄

薛詳見僖

宮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

邾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

邾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

許魯襄公二十六年靈

春秋
卷五

小邾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商為令尹二十二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

卒卿敖康立
秦詳見僖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過

秦

詳見僖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過

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巳

簡王十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

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
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
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榮華元衡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計
人石故稱宋且不在彭城者歸實諸鄒立齊人不曾彭
城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鄒立齊人不曾彭
華元曷為與諸侯二月彭城為宋彭城為宋彭城為宋
何罪石走之楚楚為之罪也楚彭城取彭城以封魚石
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也正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然
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
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

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
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
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
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
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
抑強夷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子還繫之於宋所以
使諸侯受其封於天子所惡也雖得為不道獎亂助惡
凡諸侯獨失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故宋雖失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出奔七年失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曠之君納也必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得之君納也必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圍之必於天子者固強其地春秋不書也
戚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
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

父子君臣之倫弗憂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
書曰於楚晉悼城襄之也十年成鄭虎牢師之險
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成鄭虎牢師之險
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
楚立以不書備為不與齊之專封也廬陵李氏曰
宋為全其美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也
無以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敗其徒自鄭以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伐鄭以待其
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
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
於是伐鄭以討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
諸侯而使韓厥以備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勤傳
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
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
夷不能以太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
曰自鄆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
救鄭皆不欲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當鄭不欲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
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陘不
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陘不
意也故文定傳曰師而書次其善而重民命之謂
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而書次其善而重民命之謂

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盧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之有烈盟者此其言次何從猶未以彭城于悼承厲公之鄉方而五國諸侯討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美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如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出盟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子午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

而在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喪紀益廢民習於耳自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

唐順宗實錄遺詔以二日易月十三日釋服人子安而行

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襄公曰

位則邾子來朝而諸侯無始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

不復事靈王立而師矣使春秋不見之作三綱五常之道與

子而童子獸奚擇焉高氏曰凡諸侯禮也童子朝于侯于雖

有不朝而童子聞天子之朝者天子不與禮也童子朝于侯于雖

已矣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也禮之於君父非

歲即位而小國來朝而亦不奔天之禮也禮之於君父非

則此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本泰山禮相接乎四

去四條當與公羊同說但胡氏得書此則下無日相

未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取

庚寅元年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

七陳成二十八把桓六十六宋平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

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不兵人之而書

襄陵許氏曰以伸之蓋懲其動衆耳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七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

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以謀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
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不加貶削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
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
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杜氏曰齊姜與穆姜
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
牢者何鄭之為中國也其言城為何取之則曷為
不言取之鄭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也取之則曷為
為不繫乎鄭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其言遂句
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其言遂句
設險所以守國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其言遂句
鄭責其不能守國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其言遂句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輿地志河東
地極高與天為黨魏之安邑注氏曰通鑑烈王七
有太行羊頭山乃堯魏之安邑注氏曰通鑑烈王七
按魏本都安邑乃堯魏之安邑注氏曰通鑑烈王七
舜舊都即鳴條之野燕之榆關東有榆關一平州之

牢故曰非聖人莫能脩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也
國之故邑相與許之而正也於鄭也注曰自不
征伐取且武公入為鄭皆所以與之也注曰自不
言東遷鄭厲公納惠卿士復與之也注曰自不
其地鄭厲公納惠卿士復與之也注曰自不
說申侯而與公之虎牢則固未嘗與之也注曰自不
輕重也迨而與公之虎牢則固未嘗與之也注曰自不
亦羣舒之類吞靡遺則固未嘗與之也注曰自不
大國又服之而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之不繫於鄭
即與之也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之不繫於鄭
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鄭而東蹂躪之不繫於鄭
而與中夷也春秋專也伐趙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為中鄭也夫春秋專也伐趙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若言鄭謂外矣以反謂之內也列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伐李氏曰謂外矣以反謂之內也列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為罪鄭人曰謂外矣以反謂之內也列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亦為罪鄭人曰謂外矣以反謂之內也列氏曰以公羊云不書責鄭
繫鄭者蓋此年城之不守以係鄭陽不繫鄭國同胡氏之據則程子以廬侯

以為鄭不備楚為辭故春秋無甚楚之實矣然後十年
之成則春秋為忠也十年之杜氏以備楚之實矣然後十年
明者亦已屬晉也通公穀說以伯主可從張氏不則繫鄭
之說蓋非鄭之說然私此似碍理恐難從繫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殺其大夫公子申
子辛楚人殺其大夫公子申
嬰齊夫畏其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
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
著楚之所以也
不競於晉也

辛卯二年三年
靈王景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
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
秦景七楚成二十九吳壽夢十六

荷氏曰上盟不入國都謙

附錄

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午也稱解狐其讐也
初善矣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初奚舉其偏不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黨立其道蕩蕩其一官而三物成
解狐得舉初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一官而三物成
能舉善也初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
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虞之不戒寡君願
與一兄弟相見以謀之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
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外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
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
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
于翟泉會王人也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
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
宋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
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

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
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
將命必慎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
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
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
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鄭服
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
曰晉悼公始合諸侯會單子諸侯下已未同與桓公首
止葵丘異美故書公會單子諸侯俾之下同於新
澤所以訊其濟王宮於諸侯而得之於新會單子
不不足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柯陵先書伐而單公
假書也注氏曰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單公

陳侯使袁僑如會

某日同盟而平丘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
上書會而平丘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
王臣與盟而諸侯亦與盟而平丘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
與而再書盟而諸侯亦與盟而平丘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
立之盟書日皆繼事之桓謹分罪也再舉諸侯同盟
於齊世書日皆繼事之桓謹分罪也再舉諸侯同盟
同文以見素上下與分所可盟書日於謹之盾之繫下
陵李氏曰素上下與分所可盟書日於謹之盾之繫下
會與盟異日而在諸侯出地者甚美與盟之盾之繫下
之例也此例惟新與地者甚美與盟之盾之繫下
別日又行禮故云其日會與地者甚美與盟之盾之繫下
止葵丘再行禮故云其日會與地者甚美與盟之盾之繫下
又曰鄭子展曰五年會之信今將乎其也蓋鄭氏得與首
始於雞澤故曰三年會之信今將乎其也蓋鄭氏得與首
年於雞澤故曰三年會之信今將乎其也蓋鄭氏得與首
意矣自邢立會之後雞與會五年信今將乎其也蓋鄭氏得與首
鄭從楚故五會始雞與會五年信今將乎其也蓋鄭氏得與首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陳
悼公與之政之禍亦由悼公也○廬陵李氏曰及陳
袁者公羊注曰國喜得盟陳也與與梁召陵再書齊而袁
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與梁召陵再書齊而袁
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此書諸侯
再書地而袁橋不書地者不書地者宋以見其惡之
大也及國通也又曰陳而袁橋不書地者不書地者宋以見其惡之
其進盟之通也又曰陳而袁橋不書地者不書地者宋以見其惡之
以年陳始如會四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五年晉會成
無陳矣

附錄

左傳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何辱如謂必殺逃刑其將來對曰絳命焉
志事君不辟授僕罪不逃刑其將來對曰絳命焉
言終魏絳曰至授僕罪不逃刑其將來對曰絳命焉
讀其書曰君之使人書將伏劍士聞師老止之命焉
師不武軍事有死無犯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秋公至自會

蜀杜氏曰公喻時而返故致之

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司寇公誅之而罪重敢有不
從親愛也吾子之過也刑無反役與之禮食
言親愛也吾子之過也刑無反役與之禮食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刑無反役與之禮食
請晉侯以魏絳為之過也刑無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張老為之過也刑無反役與之禮食
奄○楚司馬公何忌侵陳陳士富為也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與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許張氏曰荀瑩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帥師伐
帥輔悼公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辰壬三年四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

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二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成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服命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國行礼焉而彭名侵陳陳無礼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襄公之世襄公哀

公之皇考也禮記祭法魯君不諱乎古者死而無

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

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

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夫

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

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

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

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

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

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江

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徹書如通易姓如漢明

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一月之恒諱作

常允恭克謙諱作遜臨文嚴詩書如一月之恒諱作

丙丁之丙憲宗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昀諱

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繁名實亂而春秋

以為孝節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

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

教二山皆臣下以諱為忠非盛世之

也制

夏叔孫豹如晉

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拜君之禮子使行人歌文王以樂三吾子舍其命辱於三
 先君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吾子所以享其命辱於三
 臣弗敢與聞文王也兩君相見樂也所以不勞使臣聞也
 君所重嘉寡君也華君教使臣曰必君於勞使臣聞也
 敢不重拜嘉寡君也華君教使臣曰必君於勞使臣聞也
 訪問於善為容咨親為君詢禮曰為必君於勞使臣聞也
 為謀臣獲五善咨親為君詢禮曰為必君於勞使臣聞也
 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重聘晉者九始定於此年子故廬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左傳秋定姒薨而小君之喪不戚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戚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
 於夏矣注氏曰陳即中國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姒者何襄公之母也杜氏曰定姒也喪以
 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繼二禮葬定姒而
 不得已於人言載卒夫夫人之禮也葬定姒而
 氏曰宣於人言載卒夫夫人之禮也葬定姒而
 及定哀之際昭四妾母之觀此葬速君之意而尊其母
 乃敢蔑視其君而甲其母也定十五年魯道之衰也王氏
 曰此葬定姒也

其外初季孫為已樹大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蕭
 木季孫曰略禮必自及也其是謂乎杜氏曰成公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謂乎杜氏曰成公志
 妾襄公母如左禮必自及也其是謂乎杜氏曰成公志
 淡氏曰定姒如左禮必自及也其是謂乎杜氏曰成公志
 文當在定十五年如左禮必自及也其是謂乎杜氏曰成公志

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
父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事君無失
孟獻子曰寡君之密迓於朝夕之命許之焉
官命而為罪寡君是為執事朝之晉侯許之焉
小國而喪復如晉朝至氏顧借事助焉晉侯許之焉
公幼弱之喪復如晉朝至氏顧借事助焉晉侯許之焉
爾幼弱之喪復如晉朝至氏顧借事助焉晉侯許之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人圍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傳二頓子五年楚人圍頓而陳納頓于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敢討頓子五年楚人圍頓而陳納頓于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間故頓子五年楚人圍頓而陳納頓于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諛也盧陵之自雞澤而陳圍頓而書代許圍頓而納頓而
不也非處激楚之爭二事正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而納頓而
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

此矣

附錄

左傳無終之皮以請和諸戎如晉因魏絳而納
親而貪不德則睦否則構諸侯服陳而納
觀於能救是棄陳也諸侯服陳而納
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侯服陳而納
華無乃不可乎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何如對曰昔有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因夏民曰昔有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獸棄武羅伯困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之讒子羅伯困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以爲已相也伯困夏之訓也諸侯服陳而納
不俊將歸自樹之詐惡於內而施之於外
恐食諸死于窮門衆後而取之於外
及之其諸死于窮門衆後而取之於外
國之其諸死于窮門衆後而取之於外
猶于其諸死于窮門衆後而取之於外
太史也命百官遂王關於虞人也昔周辛甲之為
迹書為九州經管九道民有寢廟歆有茂草各

春公至自晉

癸巳四年五年 景悼五 齊靈十四 衛獻九 蔡哀公溺元年 杞桓六 十九 宋平八 秦景九 楚共二十三 吳壽夢十八

彼處德用不擾在帝夷不辟冒于原獸亡其國而
告僕夫震武不可重如不懲乎於夏家獸臣司原而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易士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
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功二士也戎可賈焉一曰和戎
民狎其野穡人成德綏戎師也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侯威懷三野穡人以德綏戎師也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鑒于後羿而用德遠至田以時○也冬十月其圖之公也
說使人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也冬十月其圖之公也
皆鬻魯於郟是乎始鬻國人誦敗之日臧之狐裘敗我
於狐魯我君小朱鬻國人誦敗之日臧之狐裘敗我
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是危道也 附錄 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之貳於晉人執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汪氏曰 發子產父
氏曰 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
以息兵脩好也 廬陵李氏曰 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
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陸見於此則以悼公之
盛者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 叔孫豹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 曰 叔孫豹
大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 曰 叔孫豹
此何以書為 叔孫豹出也 言將滅之俱也 故相與往始乎晉
率而與之俱蓋易出也 言將滅之俱也 故相與往始乎晉
取也 言將滅之俱蓋易出也 言將滅之俱也 故相與往始乎晉
後乎言奈何 言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秋大雩

左傳早也高氏曰因早祭志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於定不刑詩曰無信而殺於人挺我亦難乎夏書曰成允人來定已刑則無信而殺於人挺我亦難乎夏書曰成允人
八年功社氏曰無信而殺於人挺我亦難乎夏書曰成允人
經以國殺大夫卿士敗於陵後之貪有取死之道矣
能明法教以大夫卿士敗於陵後之貪有取死之道矣
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能殺方歸罪子辛而殺之
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

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
也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
也孫氏曰鄆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鄆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
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
杜氏曰不復殊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
者吳來會于戚
入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
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特以會吳而不至故十五年

諸侯之大夫會之於鍾離前二年使魯公盟於澤使
荀道逆此吳子而往會之也至故秋此年使魯公盟於澤使
不復往會者此皆往會也其來會也凡合序十者來會也
善復往會者此皆往會也其來會也凡合序十者來會也
者往會者此皆往會也其來會也凡合序十者來會也
而喜且聽命也則汪氏曰威公亦少吳者矣國之進此書稱
餘皆稱國聽命也則汪氏曰威公亦少吳者矣國之進此書稱
也此書陳氏曰於其慕義之善黃池國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之伉也晉陳氏曰於其慕義之善黃池國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書盟為晉陳氏曰於其慕義之善黃池國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始會吳自列於諸夏澤而晉之盟又春吳終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不始會吳自列於諸夏澤而晉之盟又春吳終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即人足為上於國是至相又而晉之盟又春吳終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吳未足為上於國是至相又而晉之盟又春吳終與諸侯盟其主會常
臧州來敗為頓中患也悼公復會以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李氏曰晉悼公謂魏絳曰許師以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於此八年會戚悼公謂魏絳曰許師以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三也鄭虎牢七年也冬會亳城救陳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成語又曰於今八年也冬會亳城救陳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與成鄭也曰於今八年也冬會亳城救陳之會屬公始稱人至吳固

公至自會

○冬成陳

公羊傳執成之諸侯也穀梁傳為內不言諸侯也
不可得而序也高氏曰陳也穀梁傳為內不言諸侯也
所以兵守之也高氏曰陳也穀梁傳為內不言諸侯也
鑿斯池築斯城何足道也然此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也書於公至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年也書於公至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成也書於公至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善於陳而向楚蓋陳子附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於陳而向楚蓋陳子附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服於陳而向楚蓋陳子附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以有陳未聞以楚與陳守之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鄭文不書陳未聞以楚與陳守之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桓文不書陳未聞以楚與陳守之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楚悼公通吳以制楚也桓文不書陳未聞以楚與陳守之也非諸侯之命而國受命遠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廿三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處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汪氏曰桓公卒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旬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誇也子蕩怒以弓楛逐之於夏朝華弱來奔司武而楛於朝難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子蕩弑也言逐而曰自奔為不朝從子蕩弑也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尚善之如初高氏曰不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莒恃賂也殺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滅不自知由別之而時非滅也莒人滅鄆也莒之道也非莒祭祀滅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莒祭祀滅

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鄆甥立以爲後非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

姓為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有父母之間父天而母地一本而宗支之屬分縷析血脈貫通兄弟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屬分天承亦所爲也聖人有自然之理所以不可易者宗已苟惟強離其因夫性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

後

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祀防民而春
 秋之時猶有身書之曰營人滅鄆謂其或曰鄆取
 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營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營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營人也今直罪營舍鄆
 何哉曰營人之以其子為鄆與黃歇進李園之妹
 於楚王史記春春申君若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
 中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
 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
 不常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
 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於陽人姊而適嗣夫貨人可
 因言卿楚賢夫乘居言於太子子楚以適嗣夫貨人可
 取邯鄲絕美者與居知身有於太子子楚以適嗣夫貨人可
 常伴怒既而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
 營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
 無異姓為後之文外孫陳充遺意帝許之常禮
 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亂紀
 孫曰荒請謚荒後春秋書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亂紀
 度曰荒請謚荒後春秋書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亂紀
 為繼嗣者滅人國自為非滅明法昏亂紀度如
 則往時晉之聖人特於國而自為非滅明法昏亂紀度如
 問哉劉氏曰五年盟於穆叔人屬鄆為之國而自為非滅明法昏亂紀度如
 聽命于會何故所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之鄆使置不
 於魯矣尚何所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之鄆使置不
 廬陵李氏曰何所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之鄆使置不
 非以昭四年復有魯之說營人之外故以不取鄆為非
 乎趙子按其事以魯之說營人之外故以不取鄆為非
 守之而非附庸其子又為營人之說營人之外故以不取鄆為非
 不歆非祀之說而絕祀又為營人之說營人之外故以不取鄆為非
 鄆甥守祀之說而絕祀又為營人之說營人之外故以不取鄆為非

魯取郕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魯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郕晉救郕侵郕敗于狐駘其冬邾人覲郕太子巫孫于九月會于郕敗于邾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郕此左傳郕事之本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與廢于下矣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直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

十有一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之環城傳於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入萊帥師又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未入萊魚公于高厚于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為丙辰君出奔國滅之君死之

乙未六年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

未乙六年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

十二陳東三(祀)孝公句元年(宋)平十
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郊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郊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禮者亡乎人之辭也注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禮合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譏其瀆上也非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

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遠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入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始哉汪氏曰此書城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而昭二年書城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則知大夫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為季邑大夫也僖元年費魯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費宰非特季氏自南遺既陪臣亦世強南嗣繼為南嗣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齊叔弓園費弗克敗馬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齊叔弓園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費人叛南氏前奔齊齊來歸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費不弔叔孫輒帥費

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汪氏曰此書滕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印交之煩而畏大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螽然則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以不勝其書舉

付逐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曲
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魚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衛君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從寡君寡君未嘗安孫子魚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所過君子其從者而衛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而君一等也孫子之聘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登亦登茲仇之甚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鄆或作臨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杜氏曰鄆鄭地將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鄆鄭地將會諸侯以業復有志於懷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氏曰書侯以業復有志於懷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即華之著荆楚圍陳書會于鄆悼書陳侯逃歸而陳侯棄夷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

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子豐而廢之亦不禮焉及將會於朝于
駟相又不禮焉而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將會於朝于
賊夜又僖公而疾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立之公羊傳曰者何隱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此何以不言其大夫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鄭伯將會諸侯于不其大夫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不若與楚鄭伯強則不可其大夫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我以名傷而反未強則不可其大夫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曰未若楚大夫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志則何為加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名則何為加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而地其於外也鄭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也其地其於外也鄭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約曰不其於外也鄭伯將會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諸侯公之也
按鄭僖公三傳反林上故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杜氏

按鄭僖公三傳反林上故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杜氏

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

氏則曰以瘡疾起也公羊則曰為中國
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
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偽
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
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
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
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
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
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
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

楚虜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家氏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以中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受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未見諸侯

善其志在於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內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鄆大夫於其家也義不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為變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文以起其見弑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胡氏曰鄭髡頑楚棄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也春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幸而或引吳子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隱其不幸也與之射則鄭僖公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為一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實欲而非卒之死廬陵李氏弑其髡頑似有見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俱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

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楚人以陳叛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而故陳侯自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夫之逃亦莫有蓋矣况陳侯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懼而後有至襄二夷書逃以抑之廬陵李氏曰陳自以此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春秋於諸侯之始與則以晉也

丙申 靈王八年 (晉) 悼八 (齊) 靈十七 (衛) 獻十二年

曹成 十二 (楚) 共二十 (杞) 孝二 (宋) 平十一 (秦)

春王正月公如晉

之鄭伯執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
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乃以姑息愛入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
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
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
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
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
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戚邢晉又取其地

政作正

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政也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
弱政任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諸侯之大夫貶而
稱人謹其始也蜀杜氏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
大會諸侯之汪氏曰自齊桓為文書季孫宿者春秋以
耳星泉之盟晉雖北杏稱人與四國之君首從霸
以仲孫蔑齊崔杼而也悼公復霸而晉侯不預
而使人大夫盟陳袁喬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
則疑於諸國之微者夫而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
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人等列以大夫之會所以
苟且之政也季孫宿亦當不書且大夫之會所以
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大夫之會所以
夫會則書名何獨尊晉侯亦當不書且大夫之會所以

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歎煩諸侯者
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
義諸侯之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
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鄙田高氏曰鄙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
與兵伐魯以正之鄙田屬於莒矣王氏曰莒人伐我東鄙而
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張氏曰莒人伐我東鄙而
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與代晉疆鄙田之師也襄
盟許伯討不及問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
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從楚子孔子壽幾何北云詢待其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待其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詢待其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民不
病不亦可乎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大信也雖小國無
亂日之至無日矣五會之信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
安用之親我無成矣五會之信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
君方明四軍無闕入鄉和睦舍之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
食將盡必信將速歸晉何患焉舍之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
以老楚必信將速歸晉何患焉舍之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亦誰敢執其駟曰杖莫如師信遠
用不集發言盈廷亦誰敢執其駟曰杖莫如師信遠
伯駟告于晉道請從楚駟也受其駟曰杖莫如師信遠
于蔡獲蔡司馬不焚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悉索敵師以討

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散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其父兄即其子也夫入愁痛不知所命亦不使一告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君有楚命亦不使一告而
武子使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李將帥諸侯以見
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勸勿踐事吳以小
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
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
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
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
公子燹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

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
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
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燹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
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
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王帛待於境上以待
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高氏曰現左氏所載則子
汪氏曰自衰元年荆楚獨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
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
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
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

晉侯使士旬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
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警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未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
角弓實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承命曰城濮之役我子
文公獻功于衛雅受彤弓命于襄王以城濮之役我子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子以禮汪氏曰
魯之四聘甚謹而成晉公未命至襄王以禮汪氏曰
士鮑氏四聘甚謹而成晉公未命至襄王以禮汪氏曰
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
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邲同李氏

丁酉八年九年
晉悼公九年
齊靈公十八年
衛獻公十三年
陳哀公五年
楚共王二十七年
吳壽夢二十二年
秦景公十二年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具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水潦積土塗大屋陳畚具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向

戊討左亦如之使樂崇甲兵刑器亦如之使皇創命守
正出馬巷伯出西門外晉侯正使西之使皇創命守
四司宮盤庚于西門外晉侯正使西之使皇創命守
宋或食於味以有天道何故火而火之正或吾聞馬
心氏之商主天火商入閭其禍乎對曰火之正或吾聞馬
唐氏之商主天火商入閭其禍乎對曰火之正或吾聞馬
以不日知其有天道何故火而火之正或吾聞馬
象者不可知其有天道何故火而火之正或吾聞馬
小者不可知其有天道何故火而火之正或吾聞馬
何以書曰火然也則外災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災也穀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宋自昭穀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也○劉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乎廬陵李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以故宋也范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告為故也左氏曰穀來亂不志此言何火對曰火之正
鐵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末告必矣政

夏季孫宿如晉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貞體元體仁足長也亨嘉之會也禮和也貞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禮物足以貞事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禮隨而元不靖國貞有德者必死於此弗得矣豈位謂元不靖國貞有德者必死於此弗得矣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矣豈為氏如成母成十六年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矣豈

附錄

君類能而許之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我晉楚其大隸夫不失守其七競於教其庶人方其卿讓於善工少隸夫不失守其七競於教其庶人方其卿讓於善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

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九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
韓起曰人與之乃備成中猴歸老幼居甲戌師于汜門於諸
鄭人曰人與之乃備成中猴歸老幼居甲戌師于汜門於諸
也而人與之乃備成中猴歸老幼居甲戌師于汜門於諸
病楚不與之乃備成中猴歸老幼居甲戌師于汜門於諸
乃許子鄭成勞心小愈於戰暴侯以之逆也
及公許子鄭成勞心小愈於戰暴侯以之逆也
日既盟之後鄭國皆從而進曰晉命是國使介居二大志者
有間大國不加德而進曰晉命是國使介居二大志者
其禮自祀其民不加德而進曰晉命是國使介居二大志者
底告者是日既盟之後鄭國皆從而進曰晉命是國使介居二大志者
公孫舍之曰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以
也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盟豈可也
哉

鄭人必今日恃於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
遠人必今日恃於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
諸侯將至今日恃於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
陰侵鄭次于陰二月癸亥門其晉人不得志於齊于
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言鄭善得鄭也必大克之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
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
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菁園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人心者未忘而有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
德息民於是有歎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
伐鄭重說也云古史或復用周正或二月
蓋誤鄭重說也古史或復用周正或二月
兩國之舊說也古史或復用周正或二月
不同遂兩載之數或復用周正或二月

附錄

子曰而二年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
子冠而二年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
子對曰而二年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
兄弟之先君冠而二年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
及衛冠于國成之備焉假晉侯曰諾公還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于師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豈
盟口血未乾而皆晉不可乎楚子矯曰與大國
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可乎楚子矯曰與大國
敗皆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豈

端也善平之公也故臨之盟神不蠲要盟皆之可也
乃及楚平公之子歸成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
王未定鄭而歸成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
軋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
鄭則從楚也明年諸侯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

附錄

積亦無困以貨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特牲亦無困以貨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能與爭不用不人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戊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左傳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

祖莊加反

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祖穀梁傳也杜預曰吳子後漢彭城國以諸侯任穀梁傳會又會外之楚五年晉率諸侯禮之今夫會吳于鍾離不取屈氏曰吳成也

二國之君世為過禮之主吳悼公以楚為會則盛乃合中下之華十侯皆宗而腹心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與去諸

傷而得宗而獨殊會者愈乎番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

諸侯宗之為為會者愈乎番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

天則是代宗周為會者愈乎番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穀梁傳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侯之弗克門為縣門發鄆人紇扶之出門者狄虎門諸

建一大車孟獻子而蒙之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

成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

主父登之乃退帶其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於偃陽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後告余知伯怒命以之於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帥老夫以余恐亂命以之於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乎取之五言庚寅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甲午取之五言庚寅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安矣其何若猶曰逐城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其何罪大馬敢以死請賜臣是以偃陽也與諸侯侯向戌臣

立請以桑林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著雍以禮卜桑林晉侯祭懼而退宋以桑林曰諸侯侯向戌臣

曰我辭禮矣桑林晉侯祭懼而退宋以桑林曰諸侯侯向戌臣

間以偃陽子矣歸則以武宮謂之鬼神於彼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周內史選其族納于武宮謂之鬼神於彼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董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禮也夷師歸偃陽孟獻子姓也秦

遂何不為史選其族納于武宮謂之鬼神於彼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

氏曰偃陽楚與國也襄陵許氏曰偃陽直孟獻子姓也秦

遠躬率諸侯討則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特衆
剽利無復伯討則陽子歸不禮義盡矣非陽子也故以爲非
其罪也陳氏曰合陽三國及衆而遂滅陽於偏陽乃吳子
何說焉注氏曰偏陽國及衆而遂滅陽於偏陽乃吳子
中說也吳既會則必以兵而吳偏陽蓋春秋所書而通
相從也後繼事以主弱偏陽而國也穀梁傳曰吳偏陽
侯從也後繼事以主弱偏陽而國也穀梁傳曰吳偏陽
悼公之霸也譚成遂降弱陽不晉文也穀梁傳曰吳偏陽
者三王之霸也譚成遂降弱陽不晉文也穀梁傳曰吳偏陽
其日遂何罪不以中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傳曰吳偏陽
加日遂何罪不以中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傳曰吳偏陽
爲惡諸侯加甲午會諸侯改偏陽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傳曰吳偏陽
國不知何據姑備一夷說中諸侯自以中然公羊注亦以

公室有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
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爲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卒鄭

伯遯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杜氏曰深諱若公
與上會不與下成也○王曰此救前事者二事偶舉
滅人之道者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
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先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
專言帥師自是國自爲帥也國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
輒始自是國自爲帥也國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
再見於成之四年見於明年
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
吳滅偏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聖用其民矣爲晉

計者莫若修文安公之業不此於秦庶反以秦之兵力共
攘荆楚可以少安諸侯惟宋晉最謹今宋受兵此
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師不書大牛帥略之也
附錄左傳更出師伐秦師不書大牛帥略之也

將若病不何子不與楚也得罪於罪於必伐國
必亡師不何子不與楚也得罪於罪於必伐國
耳帥病不何子不與楚也得罪於罪於必伐國
姜氏問繇曰北楚也孫文大夫出而之喪其於
曰征者喪雄禦如陵有圖之而喪其於
蒯獲鄭皇耳禦如陵有圖之而喪其於
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秋七月夫圖之而喪其於
鄆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克之九月甚周猶不
執政乎三士乎

秋首人伐我東鄙

左傳晉人伐我東鄙
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
于師故長於滕已酉諸侯于牛首宋嘉呂氏曰齊以
光序諸侯上主會為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譏言
專以強弱事勢為主後也王氏曰齊世所以期會
而長四君蓋霸主諸侯之術也汪氏曰齊世所以期會
同盟鷄澤會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稱小邾子齊
比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稱小邾子齊
明年兩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稱小邾子齊
成先于鄭杜序皆攝其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之世子誓於天氏而攝其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侯國世子誓於天氏而攝其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曰光世子誓於天氏而攝其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序於薛伯巳次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夫之昭伯巳次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子而次昭伯巳次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君進禮之夫諸
男子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未誓於晉悼以私意之向

背謂莒知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秦周班
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等又安可以先爵而常在薛伯
祀伯之上則班爵之直書義自見矣
王舊制諭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孫輒

盜始此左傳初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尉止獲初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禮也遂弗使馱初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氏皆喪田為駢故五族聚羣不逞司馬子人因堵氏
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為司徒冬十月駢攻執子駢於西宮之朝殺子駢
帥賊以入晨攻北宮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劫鄭伯以入晨攻北宮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夫馬子西如盜北宮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喪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司開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盜為門者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盜衆盡死侯晉奔堵女父司馬子駢與尉止爭將禦諸侯之師
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難也國不亦危之乎
衆怒以安衆子欲難成二難以安國不亦危之乎
焚書以安衆子欲難成二難以安國不亦危之乎
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
定穀梁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道惡上也程子
曰盜殺三卿不稱以殺大夫弗以上道惡上也程子
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君事也攝發為司馬輒為
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
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
大夫者國君之陪貳也汪氏曰陪伴政之本也本強
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
里之難者矣汪氏曰其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

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
侯乃還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
秦相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
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刃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
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下暴盜者思伐
戰者而鄭一鄉之禍三卿之失政甚矣書盜自也
春秋之季小臣圖柄國皆公陪臣執國命矣張氏
曰鄭之初從楚以勞中晉國皆公陪臣執國命矣
卒之役諸大夫如會以從晉國皆公陪臣執國命矣
伐鄭之役諸大夫如會以從晉國皆公陪臣執國命矣
故驛者不從夷之堅守以待而駢請從楚以及
惡積而不可掩鄭人待而駢請從楚以及
稱殺其大夫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之罪書盜四始於
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賊子駢春秋之罪書盜四始於
討賊之義耶不說張氏最得之夫賊子駢春秋之罪書盜四始於

人則疑於雍厚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
也君是盜者君之義也凡言其者是其所有
其大夫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其精盜之
書大夫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其精盜之
大夫人乎故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其精盜之
張氏得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其精盜之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也言城梧及
魏絳成師不囊救鄭武子欲退之曰今我師也言
晉平楚師不囊救鄭武子欲退之曰今我師也言
陽可與戰將有進而師也言城梧及
則如死我將有進而師也言城梧及
不曰諸侯將有進而師也言城梧及
退楚必盟言我將有進而師也言城梧及
與楚人盟言我將有進而師也言城梧及
楚必救之戰而鄭不克為諸侯笑致怨焉不可而還今伐其師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下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
孰成之諸侯也曷為不言諸侯之離至不可得
而序故言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也牢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

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

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

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無所底告然後

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

繫於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去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

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馬猶前志也則可謂

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

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

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

而勞諸侯以成守罷敝中國恃力保陳矣豈霸主

悼公命諸侯反繫之春秋書成陳者其人心不協保

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

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牢者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後使楚人得歸則陳為無功矣虎牢陳雖善而

不善而書楚救鄭則陳為有罪矣故陳雖未為

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

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

著明也哉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虎牢聖人於

其伐也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故曰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
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
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
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
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
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
為臣季氏疆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
阜地方七百餘里詩頌無伯主之周公多則貢重故
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周公多則貢重故
咸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以公幼弱故周公之
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周公之卿更互
也或用問王之制大國三軍以公幼弱故周公之
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自文宣

而下軍政壞不補其闕自
皆必多於公事則諸卿分
乘必多於公事則諸卿分
於叔孫穆子欲重矣至季
三一家各毀其私乘而補
主乎公無與焉而道始與
中不知君國子民之謂晉
曰是也魯自誤故三軍而
為舍中軍所誤故三軍而
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
蓋是時遂則魯政壞而三
舊是時遂則魯政壞而三
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之
貢重遂自裁為二軍至名
卿並將則三桓又未嘗廢
盛既有三桓又未嘗廢
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乘
分公室又壞已之私乘以
奪公室之兵為已私乘以
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
聖人復三軍之制是實欲

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制作
立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
而亦書則作學習其讀而明年季孫宿救台遂
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
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
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國君者僅權虛器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
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
臣負固跋扈之戒○禮曰公羊云諸侯一也按魯
卿素已有四當異周禮小國梁一又云諸侯一也按魯
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小國梁一又云諸侯一也按魯
最分為國非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此條其制
家多從之說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不增立中軍為
三軍而三家各以其一為公室也○昭公失國定公
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本故謂之軍今不增立中軍為

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
故則亦無礙於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
後四則亦無礙於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
五年見昭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
四卜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一年亦四
卜云不郊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一年亦四
此郊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一年亦四
當郊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一年亦四
乃卜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一年亦四

鄭公孫書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固與之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繫末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吾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
於楚侵宋杜氏曰欲以之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
于向以右還次于林父之國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
氏曰以子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
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而進列悼公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曰凡我同盟好惡與王先公室或壅利毋能無貳乎
恤禍亂同好惡與王先公室或壅利毋能無貳乎
用群神祀先王先公室或壅利毋能無貳乎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同陪其國家二國之慎司盟
也隨復從楚師也故湯都廬陵其反覆社曰鄭服而
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其反覆社曰鄭服而
此正義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其反覆社曰鄭服而
禮諸侯盟于天子諸神而先稱李氏曰悼公曰鄭服而
尺加方明觀於天子諸神而先稱李氏曰悼公曰鄭服而
白黑玄黃設于其上圭璋明者日璧琮方四尺伯六
其斂而天子設于其上圭璋明者日璧琮方四尺伯六
云方明者天子設于其上圭璋明者日璧琮方四尺伯六
之謂之明者天子設于其上圭璋明者日璧琮方四尺伯六
此言則以天者亦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會同而川
曰炎子以戲與毫二盟鄭與盟也柯故之盟止言此
國蓋未服而與毫二盟鄭與盟也柯故之盟止言此
柱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也柯故之盟止言此
疑是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而後復伐也臨川吳氏曰以前
而致者見雖同盟而致未得鄭也范氏曰傳例曰已伐
李氏曰此盟者則以伐致先事致與伐者則以會致廬陵
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先事致與伐者則以會致廬陵
能服鄭正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與伐者則以會致廬陵
柯陵故為公不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則未
畏獨不盟後伐大乎此說亦強通以為此為盟後更強諸侯以
蓋厲公三伐後終不能服鄭則為強通以為此為盟後更強諸侯以
駕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書所以安所謂不
一勞者不歟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書所以安所謂不
求逸也歟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書所以安所謂不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毫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

復扶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

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故

毫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

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

此三駕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 武入盟于鄭... 戊寅會于蕭魚... 侵掠晉侯使叔... 同盟小國有罪... 君聞命矣鄭人... 淳十命矣鄭人... 女樂二八乘甲... 我飲以正諸華... 不諧請與子樂... 中九合諸侯無... 何力之有為諸... 只君之毀夫天... 亦是帥從夫樂... 樂仁以屬之而... 公曰夫子之教... 濟河夫賞國之... 魏絳於是乎始... 其言會于蕭魚... 會爾杜氏曰蕭魚... 樂禮也公羊傳也... 禮府不寡人廢... 公羊傳也此伐... 也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 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 詞也鄭始得之亦能楚爭之... 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楚爭之... 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 事之辭也鄭再會于蕭魚序... 公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 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 會于蕭魚與盟于師再書盟... 所以序二霸之盟工召陵書... 不書鄭會者夷狄之盟然召... 人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 人執鄭行入不著鄭會而書...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晉悼... 而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 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 侯

也望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背晉者二十四年汪氏曰昭四年至哉誠之能感

久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鄭始從楚而盛桓公束牲載

悼霸業而鄭自此不復蓋要之以信而使人強從

同盟而鄭自誠不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而使自服也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

城濮之績不越楚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諸侯伐鄭楚不能救遂全師以服鄭劉氏曰春秋與晉楚

戰至是楚不能救遂全師以服鄭劉氏曰春秋與晉楚

一不能爭維城濮之服也嘉也道其信義者於諸侯非

亦非一日之積也晉之取鄭也下而伯之欲從中國也

之者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息於會蕭魚可

盟而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
意也壹以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以救災
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示以救災
悼公屈完之來以荆楚方強子囊為不城濮則
師有以驚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不城濮則
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強子囊為不城濮則
所以陵駕中國者豈無道哉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止此以能服楚者固自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年之入晉四合亦止此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也晉以盟誓為信不伐鄭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故善勝之制楚者三不伐鄭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以善勝之制楚者三不伐鄭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公室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
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

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
伐為美也廬陵李氏曰厲公二伐終以伐致悼公三
秋之終以文精美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殺作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武震以攝威之不能懷君若能以王帛緩晉不言使
人也穀深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
非使入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
執殺之皆為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行人在蕭魚下
也稱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不見楚師以力盡於是
氏曰鄭使良霄告楚執良霄不見楚師以力盡於是
舒憤懣不使平氏之氣悼公之不復出師以戲則楚
堅從晉矣注氏曰悼公之不復出師以戲則楚
或校節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則楚師于戲則楚
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能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無長武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土鮑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王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
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楚是為楚伐晉報去
年之役不與秦人為楚所敗春秋略也

十有二年

子庚靈王十一年
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衰八(杞)孝六(宋)
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
卒五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谷

谷穀作郈下同

孫救台遂入軒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
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伐而不敢
圖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云一事也○惑乎穀梁云取
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避爾非云不一也○

夏書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代鄭
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晉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季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於祔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臨於周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者
亦以其暴盛而諸侯交接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者
孫氏曰不書葬者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
專罪楚也汪氏曰傳言伐而無能為也
附錄左傳靈王求后于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諸侯對曰夫先主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而人齊侯許及姑姊妹則日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王使人陰里結之昏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
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
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朝之一何謬乎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一何謬乎
庶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丑 靈王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鄭簡六 曹成十八 陳哀九 杞孝七 宋平十六 秦景十七 楚共三十一 卒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魯杜氏曰公行必致危 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告 至禮也此年口書勞于廟也 然則六年傳曰以飲至 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郟

左傳夏取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 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為不繫乎知婁諱也 杜氏曰郟小國任城之邑 父縣有郟亭高氏曰曾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

者內大惡故統其辭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 楚侵宋而不報曾取郟而取 何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 非知邑乎汪氏曰公羊以郟為 明矣

附錄

左傳荀筐士黻卒伯游荀長昔臣習於治伯使 以佐之非能也 趙君武又使樂將曰臣不 如使起韓起之樂將上趙武魏絳佐之使樂將曰臣不 難其起佐之樂將上趙武魏絳佐之使樂將曰臣不 也晉國之使民是什吏大率其諸侯乘官屬以新軍帥晉禮 主也以平宣子讓其刑也 善慶也夫刑之善弗敢遠也 國不以平宣子讓其刑也 善慶也夫刑之善弗敢遠也 是刑之善也及周之衰也其詩曰大儀夫文王萬邦作孚 賢言刑之善也及周之衰也其詩曰大儀夫文王萬邦作孚 農力以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禮而讓其功遠小人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禮而讓其功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師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
德而亡先師于保首領以社稷為地唯是憂其弘多矣若
大以夫之靈獲保於禘廟者請為靈謀若大春秋曰君有命
及五命乃許君於楚共卒子囊謀大楚夫曰君有命
矣子囊曰君命以楚共卒子囊謀大楚夫曰君有命
共乎請蓋之共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赫楚國而君臨
附錄左傳吳乘我喪謂我請誘之師也必易我繼之養
為浦大敗為吳師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師也必易我繼之養
冬城防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邑將早城威武仲請侯畢農事禮
防也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防以安而己矣廬陵李政有
曰則知取却以九年齊師已圍咸防今又為城之蓋咸武仲始受
邑防也莊七年齊師已圍咸防今又為城之蓋咸武仲始受
如齊以行後於齊師已圍咸防今又為城之蓋咸武仲始受
秦亦為疆皆急慢不攝掉公既卒齊師觀先叛則城防
事之備救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太宰石奩猶在楚石奩言於子
不習則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何罪則止
鄭一卿則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何罪則止
使歸而卿則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何罪則止
而相牽引也其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大夫固於晉為用之

壬寅

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

十四

齊靈

二十

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衰十(杞)孝八(宋)
十(衛)獻十八(蔡)景八(宋)

兩失之禮記疏大夫為卿上介家氏曰內大夫未
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來
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
始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任氏曰晉
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任氏曰晉
自是歷昭定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
則士秋何昭善為汪氏曰吳謀楚而吳由是去彼取
介子服二回在媾而晉俱失禮矣且魯以二寡君之命
而晉列大夫二回在媾而晉俱失禮矣且魯以二寡君之命
齊則不親宋華閱公也向之會也悼侯之衰矣何傳曰
卒會吳執事於會也卒會吳執事於會也悼侯之衰矣何傳曰
伐秦而悼不晉自將荀偃來鷹一爭而大夫還之故伐
秦之役不悼不晉自將荀偃來鷹一爭而大夫還之故伐
有不親之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
有秦之役不悼不晉自將荀偃來鷹一爭而大夫還之故伐

鄭良霄於城把鄭游吉不善書公孫段則君令
不後吳不資於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
以列矣不資於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
並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
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跡非其於吳
氏謀伐秦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跡非其於吳
之說或於是

附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國以成曹君君曰能守
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以秦師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以秦師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

齊大夫未命鄭公下作衛侯者審矣姑從左氏之盟說以攝其宮括氏皆悼齊宋大於不政事致諸臣之會亦如也

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撥大義不從其告者皆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或曰臣出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與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招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雪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

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案陵許氏曰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所以禮去者也春秋未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兩君交於諸侯已立矣而存大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交於諸侯已立矣而存大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交於諸侯已立矣而存大義也

年儀命其子喜氏曰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名氏

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伏諸侯也鄭突
 衛朔不名者歸罪於晉與齊不名者歸
 楚不名者歸罪於晉與齊不名者歸
 功於弟書法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
 二不道失國當從公也善名不可強
 三不道失國當從公也善名不可強
 蓋年例論以正非突程子謂春秋前
 來書得全論若依前例則謂春秋前
 附錄左傳師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
 可也幼是半知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喪亦幼是半知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於晉侯未可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其君實甚良曰衛人出刑亦故舍之而
 天容如神地民奉其君受刑如父君如
 敬之望也若困之雷主置使師而保之
 民之望也若困之雷主置使師而保之
 天容如神地民奉其君受刑如父君如
 其君實甚良曰衛人出刑亦故舍之而
 於晉侯未可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喪亦幼是半知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可也幼是半知朔生盈而為六諸軍禮也
 附錄左傳師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

莒人侵我東鄙

我矣是無晉也
 我矣是無晉也
 我矣是無晉也
 我矣是無晉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
 不而出而擊之楚既不得志於中故吳人敗之於長渚
 宜之要而擊之楚既不得志於中故吳人敗之於長渚
 附錄左傳曰楚王使劉大志於中故吳人敗之於長渚

宗士有朋友庶人之過則匡之
 輔佐以善則賞之
 自王以下各賞其功
 為百工執事以夏夫兄子弟士以傳言庶人於商為旅師
 市工執事以夏夫兄子弟士以傳言庶人於商為旅師
 相規工執事以夏夫兄子弟士以傳言庶人於商為旅師
 常也從其淫而棄天矣其性必不然矣民有之諫失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繁伯舅是顧今余命女環茲
命率舅氏之曲慕乃祖考无黍乃舊敬之哉无廢朕

冬季孫宿會晉士南宋華閹衛孫林父鄭
公孫夔首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以得志而勤諸侯不
如因有言曰亡者時乎亂者取之推亡
固存而托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時乎亂者取之推亡
定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或杜氏謀
定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或杜氏謀
氏曰則正威衛地秦陵許氏曰會是以前非也其謀
書曰明皆不勝矣其張氏曰前非也其謀
孫林父之會晉父為罪主抑君而臣是以前非也其謀
晉大夫之會晉父為罪主抑君而臣是以前非也其謀
所無會不往其君情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

幼能君誅孫寤臣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
所甚惡也陳氏曰昭君而為大君之位此春秋之
私也悼公之德衰矣注昭君而為大君之位此春秋之
於政而惑於其臣之不肖也強家所為悼公未年急
奔而林父會於戚而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釋君
助臣之禍前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君
之傳豈待假以羽毛哉于戚之會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君
附錄左傳城郢君于藁不謂子慕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 齊靈二
元 蔡景三十四 鄭簡八 曹成二十 陳
哀 十一 杞孝九 宋平十八 秦景十九 楚康

二吳諸

春宋公使向成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成盟

于盟

左傳春宋向成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其室曰子
 有之重勞且不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欲在晉吾兄為一
 年毫之盟鄭氏曰劉魯地案陵許氏曰諸侯不盟于國而
 盟于劉崇向成故曰劉魯地案陵許氏曰諸侯不盟于國而
 聘其也盟非禮也遂盟已為非禮况以遂千乘之專不聘言公
 見其也盟非禮也遂盟已為非禮况以遂千乘之專不聘言公
 尊失列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况以遂千乘之專不聘言公
 盟長此與之盟于遂國都為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而侯
 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大侯

劉夏逆王后于齊

羊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
 過我故志之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也書過我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
 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中士曰官師士而
 逆后是不重入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
 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江氏曰天子不親迎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書逆高郵孫氏曰公監之禮也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
 天逆王后上紀儀姜逆歸師其逆其歸兩從苟商故
 行逆書而紀儀姜逆歸師其逆其歸兩從苟商故
 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

左傳曰齊侯圍成或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亦成郭也張氏曰常山劉氏無備去而後城亦成郭也

徹彼桑土獨繆爾後城亦成郭也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曰能治其國誰敢侮之

三家相党以備齊為名而而孫叔帥師以城之固可見

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凡言城某者非此言城也

則凡言城某者非此言城也

可矣

則凡言城某者非此言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速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

邾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邾遂不克會高氏曰邾魯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強魯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言交伐其國不競甚矣无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哀陵許氏曰悼公之盟八年已自是則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澗淵之盟八年已自是則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

文衰公盛入國成十一年已自是則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

取六官於民譽蓋晉明日逐不十臣者七起人四替公矣

君年之資營乎不獨伯功侯也季氏曰晉人四替公矣

復國然血氣營而之特重有未除悼公舉之齒老矣於奔走險以數

而三其亦堅忍而持道養心欽八却慮之合則無輕於安輒厚

也三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欽八却慮之合則無輕於安輒厚

公而駕謙也臨晉以詐相也欽八却慮之合則無輕於安輒厚

兄先相見德不協故十之召相也欽八却慮之合則無輕於安輒厚

能得鄭也悼公執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誓為君方明

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公一盟乞盟之煩
使晉以戰伐為威未敵事之而後故三駕之資不
交一旅無城濮之敵是者非有君之得而資乎
然能服諸侯而杜夫蓋用爭之漸能得而盟不
掩失陳之責能取干楚而大能蓋後凡三大會而
誓之權非諸夫敢雖合大蕭夫已分何謹於諸侯以
句大然臨之不侯棄猶鄭不夫舍也我陳之諸侯而
於陳非吾事無之可棄後吳不向晉也陳之諸侯以
有之而官於吳懷德以吳人可舍也我陳之諸侯以
於之而官於吳懷德以吳人可舍也我陳之諸侯以
向之而官於吳懷德以吳人可舍也我陳之諸侯以
吳之而官於吳懷德以吳人可舍也我陳之諸侯以
乎不尤甚悼公之治而暗於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
附錄或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驕送葬曰宋人
王人或以王獻諸子如晉奔喪子驕送葬曰宋人
為寶人或以王獻諸子如晉奔喪子驕送葬曰宋人
其寶也稽首而告曰寶也故敢獻之我者以不貪
請死也稽首而告曰寶也故敢獻之我者以不貪
使復其子罕而告曰寶也故敢獻之我者以不貪
奪堵狗之所罕而告曰寶也故敢獻之我者以不貪

甲子 靈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 鹿元年 齊靈

二 蔡景三十五 鄭簡九 曹成二十 一 陳哀
十 二 杞孝十 宋平十 九 秦景二十 楚康三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喻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

曹伯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茅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揚震以秋齊侯伐北師圍成明年又圍挑高厚又圍防魯是北師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變殆為是發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遷許伯許大從諸侯鄭子驍聞將伐許遂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叔從公齊于驍聞將伐許遂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秋齊侯圍却孟孺子速傲之齊侯曰是好勇去成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懷其和今春再伐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霸也

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許君親行御不先諸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襄陵許氏曰先書鄭伯沮之足春秋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推而非也屬之鄭也春會鄭伯義夷秋不以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非則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若名位不敵也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陵李氏曰士敵也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主伐許而善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夕禘與民之未息不然以請徹穆叔曰以寡君之未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問無及也見中行
社稷而賦圻父獻子曰偃宣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句在道之政使魯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
景三十一(宋)平二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楚)康四

(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子耕反(公)殺之(作)閻音開

○宋人伐陳
晉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孫)氏曰去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高)氏曰七年
宋會陳侯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連年
也(靈)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皆著楚連年
也(歸)以年書宋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皆著楚連年
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會得非亦以晉命而陳自

左傳而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位人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而君曹取重厲曹人愬于晉自
氏也孫蒯犯上之人於此其待罔不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遭也人之辱益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而
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批高厚圍威紇于防師自陽關逆孫蒯至而復齊師
叔紇滅疇威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
夫之齊人獲威堅齊侯使風沙衛言之且曰魚死堅
舊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之刑臣禮於
士以扶其傷而死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
虛焉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

特眾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
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室後左師曰宋而
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政必逐之乃舍之左師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不如此蓋之乃舍之左師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聘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狗彘不食之肉也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狗彘不食之肉也
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高君子遠不適讐國陳乃宋讐
而奔馬尤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齊之圍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和助之
 氏曰乘齊所圍既歸而卒嗣君之在喪也復與師伐我
 魯而為晉所執齊人使歸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與師之會
 者以復執也齊王曰魯之脩先君之怨也而復與師伐我
 所以復執也齊王曰魯之脩先君之怨也而復與師伐我
 比和伐其南也魯之微弱魯不振亦可矣國其政雖曰無
 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不振亦可矣國其政雖曰無
 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魯不振亦可矣國其政雖曰無
 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附錄

門之實與我役邑中其不勉者曰吾子罕聞之
 親執以實與我役邑中其不勉者曰吾子罕聞之
 有為之祝者乃止暑其君為築臺而小成何
 以誦有祝禍之本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練而
 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大經之禮也曰
 唯卿為大夫

丙午 靈王十有八年 晉平三 齊靈二十 衛獻二十 殤四 蔡

果三十七 鄭簡十一 曹成二十三 陳哀十
 四 杞孝十二 宋平二十一 秦景二十二 楚
 康五 吳 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
 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
 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則諸侯雖善其交
 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
 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
 注氏曰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
 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後漢
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不加君趾南有越裳
氏重譯而獻曰雉國之公曰德澤不加君趾南有越裳
質不揚波三年矣吾國之黃考曰聖人之無烈風淫雨
海公歸薦之於宗廟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
王神致薦于宗廟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
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介葛盧於同是為止
旦西旅獻葵太保作書白氏曰春秋書介葛盧於同是為止
以禮義相接哉太保作書白氏曰春秋書介葛盧於同是為止
外之者可也若漢光武因謝絕而自王蓋夷狄豈可
外氏杜氏皆同而劉氏曰謝絕而行禮則所謂以禮義
范氏及夷狄皆同而劉氏曰謝絕而行禮則所謂以禮義
胡不慕中朝之貴心斯可謂朝矣苟為順其俗而正
者其有慕中朝之貴心斯可謂朝矣苟為順其俗而正
亦不當受其朝也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於純留
為使執之晉能知晉欲明天子之惡矣而君命聘於晉
人為之惡也假借諸侯服矣今置先而收石買之急所
君之為惡也假借諸侯服矣今置先而收石買之急所
正孫之惡也假借諸侯服矣今置先而收石買之急所
輕而綏所重伯者治一小固也若行非所執二也
有三失為舍大而治一小固也若行非所執二也
于京師三也舍大而治一小固也若行非所執二也
為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年兩伐比鄱十七年異道圍挑及防今夏大舉未
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防中六伐鄱而
四圍邑又縱知莒以助其虐諸侯之亡其國未諸
若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社氏曰齊數行不
特曰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者故
侯同故謂之圍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同心
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
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
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冢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
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傳曰
魯衛出師其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

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晉為之合
侯私也故書人惡陵與國之罪從人欲而師非
其私也故書人惡陵與國之罪從人欲而師非
舊史者知會于魯齊同圍以四國及戰而書非
于襄後鄭師異矣陳氏曰雖大夫圍齊不書地會則與
齊之義矣○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師出無與於議
信史得也若未圍而言穀梁云非圍而師出無與於議
圍豈得也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
之世春秋書卒非也亦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
之世春秋書卒非也亦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